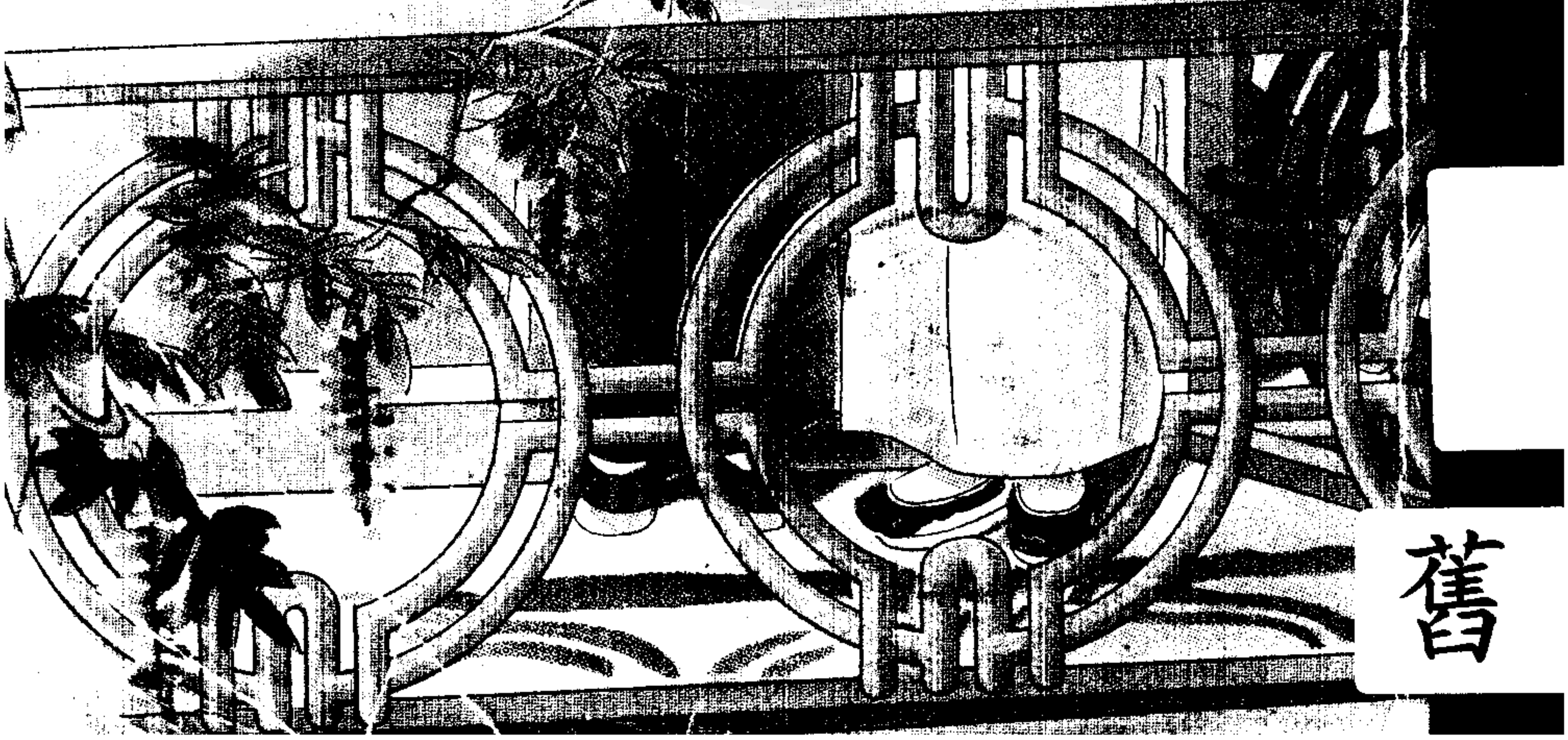


言情小說
返生香

廣益書局刊行



舊

序

「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人」對「情」之有無問題，早已沒有討論的價值了；因為任何人都不能忘情的。無論「偉人」也好，「普通人」也好，「古人」也好，「今人」也好，對「情」的觀念，遭際容有不同；但有「情」的存在則是不容諱言的。人類在生物界中，所以能夠站着最高的地位，不為生物界其他勢力所消滅；而且還能夠利用着自然，以求適於自我之生存，這都是「情」之高度發展的結果。「情」在人類中間的作用是很微妙的，牠把「人」和「人」連系起來，牠更把「人」和「社會」維繫在一起。我們如果假定：認為人世間沒有「情」的存生，這種恐怖的憧憬實在不忍想像，那一定會比現社會更加殘酷到萬分！

從生物學的觀點來說，個體除了具有生存的欲望之外；同時還有着生殖的機能，為的要把種族世世代代的流傳下去。假使兩性間沒有情愛的存在，那末兩性的結合，將是不可能的。在宇宙間早該沒有人類存在的餘地，又那裏還有熙熙攘攘人類主宰着一切的現世界呢？所以「情」的存在，是自然的，同時是必要的，「情」是人類的恩物啊！

牠給人世間帶來了「溫暖」，牠給人類帶來了「生之趣」。牠是多偉大，純潔，可謳歌啊！可是話又說回來了，「情」畢竟是「主觀」的東西，牠須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所以牠有時固然給人們帶來了甜蜜的觀娛，有時也會給人們帶來了深刻的痛苦；那一個人不是在悲觀離合的大

圈子中送過他的一生？

翻開報紙，在社會新聞欄裏你可以看到種種悲慘的消息。什麼青年男女因失戀而自殺，什麼因婚姻不自由而服毒，或雙雙跳黃浦殉情，這就是主觀的「情」受着客觀環境限制的鐵證。如果「情」而能夠不受環境的支配，那不是「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了嗎？不過事實是辦不到的。在因情自殺當事者的本身，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從「人生」的立場來講，這種舉動，終究是不合理的。對社會說是一種損失，對他們本身說是悽苦的遭遇；那一個人不是希望生的而願意死的？如果有自殺的勇氣，什麼事情不可以幹呢？「熱情」是應該有的，但同時要緊緊地握住了「智理」！

本書描寫一個舊家庭的沒落，裏面貫以靜嫻和瑤叔的戀愛故事。情節雖很奇突，但與上面所說的一般原則也是吻合的。全書有着至性至情的流露，雖祇有短短的十四回，實勝過洋洋灑灑的大文章。著者對人物描寫，也很成功。如冷僻的靜嫻，活潑的馥馥，曠達的德芳，溫文的瑤叔，多才多藝的丹初，和奸猾慳貪的利生，都能活躍紙上，刻劃入微。至行文的暢達，美麗，委婉有緻，更是餘事了。上面話已嚙嚙了不少，就此借瑤叔致丹初信中所引用的東坡詞作為本序的結束吧：「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觀離合，此事古難全！」

小言說情返生香目次

第一回	矮屋搖籃一宵風雪	畫屏禪榻三夢因緣	一
第二回	治園亭會計妬賢	邀圍棋畫師驚豔	五
第三回	送盆花嬌鳥喚哥兒	進忠告少年規叔父	九
第四回	涼雨關懷二僮口角	深宵治疾一士心驚	一三
第五回	事難言馥馥回眸	疾可諱丹初設策	一八
第六回	水閣笛聲人靜後	鏡屏倩影不言中	二二
第七回	娛愛女禽言供雅謔	祝夫人鳳燭示衰徵	二六
第八回	環珮遙聞巾遺曲榭	笛歌迭奏劇演陽關	三〇
第九回	咏折柳情見乎詞	賞梅花醉中得夢	三五
第十回	喜出望外壽壽還鄉	變生不測靜嫺哭母	三九
第十一回	採菊談心翠姐解意	圍爐促膝楊公拒婚	四三
第十二回	鳳去台空淚痕遮望眼	圖窮七見心事託和盤	四八
第十三回	兩番書到孝子同情	三島萍逢閨娃侍疾	五三
第十四回	劫歷滄桑圖留無恙	誠開金石香可返魂	五七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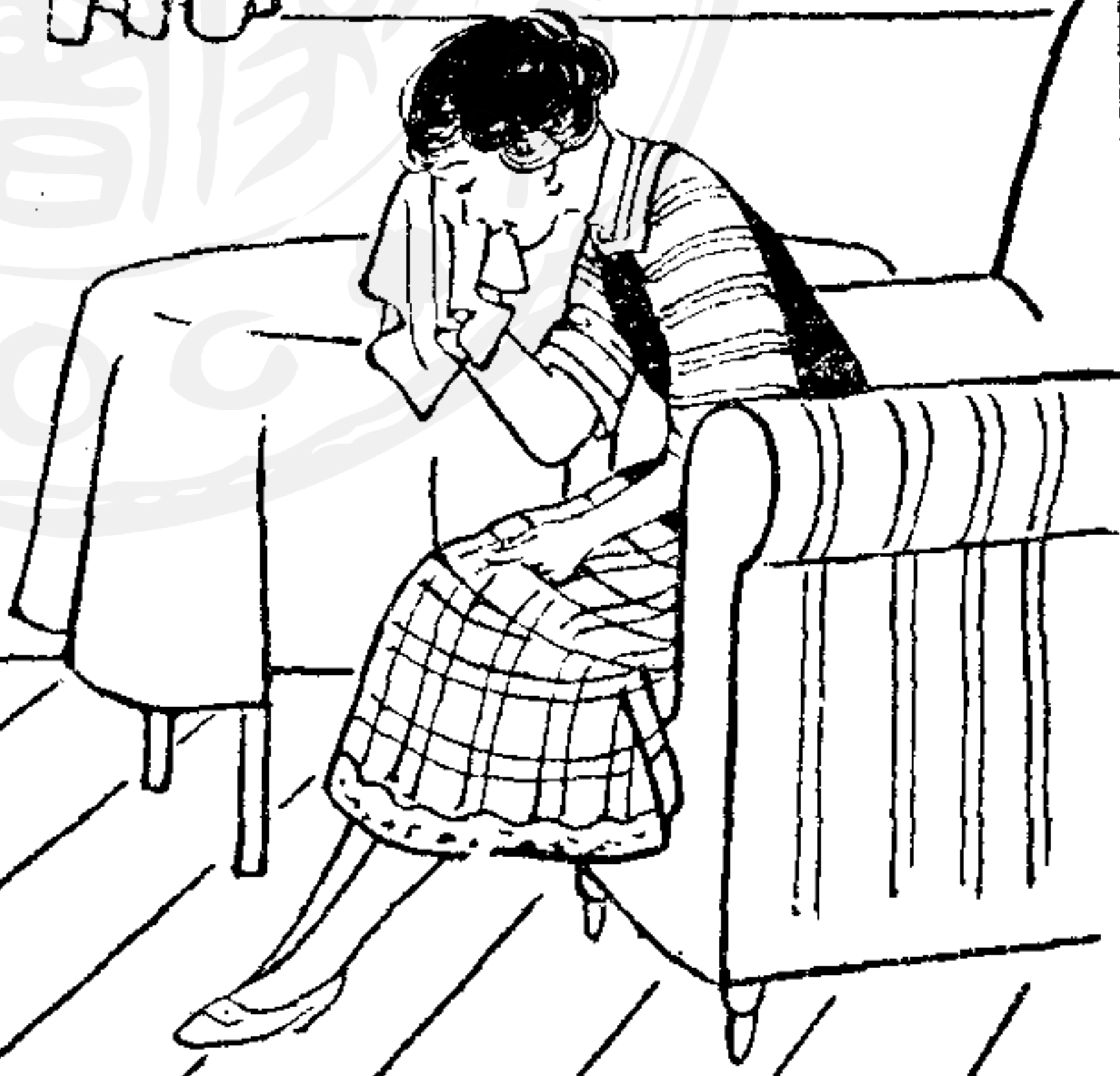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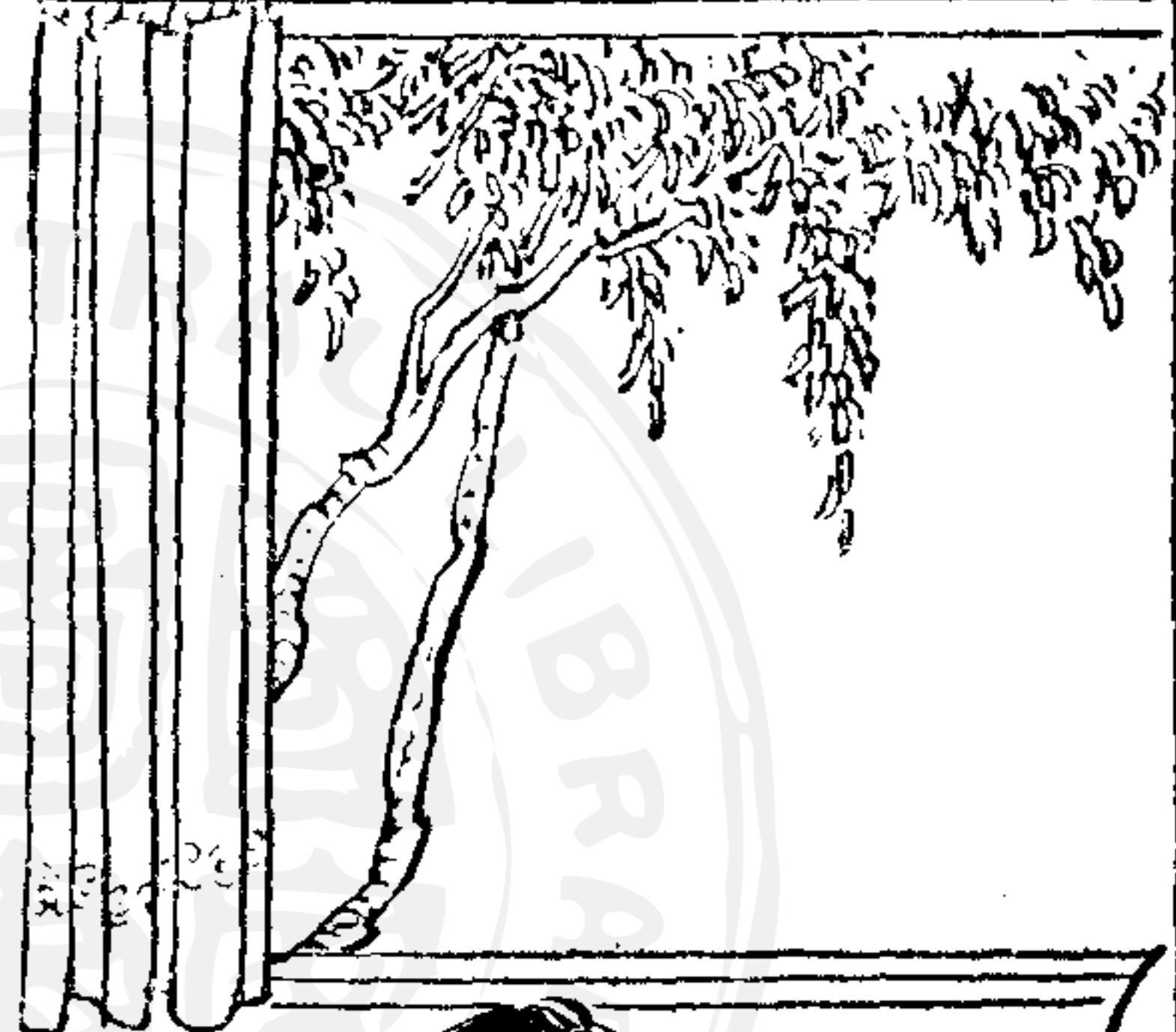


003121595

畫屏禪榻三
夢姻緣



變生不測 靜嫺哭母



誠開金石香可返魂



小說情
返生香

著者韻清女史呂逸

第一回 矮屋搖籃一宵風雪

畫屏禪榻三夢因緣

吾曩見矮人于丹初者。長不滿五尺。而身通百藝。既精繪事。復擅楸枰。於金石骨董之真贋。亦復一覽了然。至於管絃詞曲之能。戲劇排場之妙。偶一登場。串演老伶工。嘗自愧勿如。而尤工於笛。每當良宵風月。一曲橫吹。以娛其母。聞者輒曰。此于矮子笛聲也。或謂于丹初。纘門隆起。若覆孟然。宜其智慧過人。若易於爲智。則於其名始稱。故里人咸以矮智呼之。然丹初固讀書能文。不樂應試。遂集資設裝裱肆於城南老屋。屋凡兩進。其前開軒面圃。地頗空闊。設爲他人居者。徒供畜鷄晒衣而已。而一經丹初經營。則花木泉石。無不位置得宜。屋後臨河。卽古香齋。裱畫肆是已。特其逸事。頗有供人笑柄者。一日爲臘月之初。有以牡丹立軸。託丹初代售者。展之則爲甌香館真蹟。丹初愛不忍釋。而索價十四金。籌之僅得過半。急切無從措置。不得已。質其綿被。如數購之。孰知天時驟變。霎時之間。西風刮地。大雪紛飛。入夜愈寒。更無臥具。又勿忍使母知。乃覓幼時所臥搖籃。實以敗絮裹氈而臥焉。事後有嘲之者。謂其踰睡搖籃。首足不露於外。此不無過甚之辭。然丹初之清貧雅尚。於是可見矣。故年逾而立。依然子身。有勸之授室者。丹初嘆

曰。吾體矮而心高。非德容兼備。與吾同嗜好者。勿娶。特如此人才。豈屑下顧窶人。矧吾一歲。半涉江湖。脫不幸娶一悍婦。徒苦吾慈母。爲我終身之慮。欲求如今日承歡之樂。其可得乎。蓋丹初薄田。不足資半歲糧。肆中獲利甚微。每歲必游藝江湖。以補不足。其時外侮雖迫。而海內晏安。人民尙有蓋藏。舶來品之進口者。未如今日之盛。畫師所獲尙豐。時丹初慷慨熱腸。急人之急。雖窮餓勿悔。然由是聲譽日廣。漸入佳境矣。某年夏。炎暑初消。丹初以老母安健。尙可遠游。庶所獲較豐於內地。乃迎其孀妹侍母。逕赴秣陵。跋跣舟車。止於江寧僧舍。所謂報恩寺者。而下榻焉。雖此邦初蒞。交好寥寥。幸主僧悔餘。工書善談。雅重士流。主客頗相投洽。一日下午。悔餘方摘花供佛。忽報客至。則檀越楊公德芳。與公子擷珊也。悔餘因丈室客堂。適事修葺。塵灰障天。不足辱楊公之駕。遂延於別室。曰。爽翠軒者。而奉茗焉。軒在佛殿之東。沿廊闢門而入。凡五楹。中爲客座。庭中松竹蕭疎。餘悉黃楊虎刺之類。無一雜花。殊足爽人心目。茗談之次。楊公見西室門帘未下。篆烟隨風而颺。偶起覘之。閭無一人。惟臨窗案上。古鼎餘香。銅瓶中插晚香玉一束。餘則惟畫具。大小筆縱橫於架。而潔無纖塵。顧謂僧曰。此中何人所寓。雅潔乃爾。曰。畫師于丹初也。此君於山水人物。花鳥。莫不兼擅其長。求者頗衆。繪成之件。猶在。不妨入室一觀。楊公頷之。遂從僧入。見壁間有巨幅。未加題款。筆法文待詔。蓋園景也。圖中曲池水榭。山亭佳石等處。楊公似曾游涉。遂謂悔餘曰。斯人安在。吾欲見之。悔餘以旣得楊公賞鑑。己之揄揚不謬。喜而對曰。彼此時或在寺後散步。請少待。吾往跡

之未幾聞履聲橐橐。擷珊方躐於廊。趨謂乃父曰。一侏儒耳。阿父見之何爲。楊公目止之。而丹初已隨僧入布衣整潔。揖讓中禮。已覺其人不俗。坐既定。楊公畧展邦族。卽曰。適闖尊齋。得觀丹翁壁上大作。可謂摹古入神。不勝欽佩。此圖爲他人點景也。抑出自胸中邱壑耶。丹初謙讓不遑。使曰。言之滋奇。此蓋十年來三次夢游之所繪之。誌夢中鴻雪耳。楊公掀髯曰。然耶。吾意丹翁游蹤必廣。足跡所至。或有如此園亭。識之於心。所謂結想爲夢是也。丹初微笑曰。此園山水天然。較諸時下之園林別墅。五步一亭。十步一閣。勉強造作者。不可同日語。而亦下走從未游涉者。此誠勿可思議矣。三人稱奇。勿置。楊公略一沉思。卽挽丹初重入。指圖中一石。曰。尙有疑問。願聞明教。此石皴橫而中空。形類捲軸。君意何似者。曰。此捲書石也。題者形容酷肖。楊公詫甚。丹初復指一跨池長石。狀若橋梁。謂此石亦篆有枕流二字。楊公不待其辭畢。出謂其子曰。奇哉。丹翁所指。卽隱秘處。亦歷歷似見。復謂丹初曰。尊圖景物。酷肖吾所購廢園。其名曰可。而兩石名稱竟合。然吾懶於修葺。扃閉至今。卽悔公亦未一到。矧丹翁初客是間。此誠奇事。不可不請一游。不識能屈駕否。丹初對曰。旣荷寵招。敢不如命。今日晚矣。明日敬當奉謁耳。楊公邀致殷拳。以九時奉候爲言。因見斜日將沉。遂興辭。二人恭送之。及去。悔餘嘆曰。奇哉。此夢殆我佛所謂造因。緣卽在其中歟。是夜蒲台佛火之間。悔餘與丹初共話。始知楊公皖人。以京朝官告歸。愛金陵水山之勝。卜宅南門。距菴僅里許耳。翌日丹初晨起。盥洗已。楊僕已持片催請。丹初遂與同行。比至。楊公延接於廳事。備茗點款之。

遂命僕人取鑰由東花廳後院而出。則園門在望。僅隔一巷於中間。於是探鑰啓扉。三人同入。但見草長林荒。亭台之丹堊剝落。楊公喟然嘆曰。一園風月都付與嬌鳥亂蟲爲之主者。能無負之。繼見假山障路。自南至北綿亙約數十步。嵌空玲瓏。古藤似網似絡。盤繞於上。楊公謂丹初曰。此山之未頹。藤與有力於以見弱亦可以扶強。丹初謹對曰。此言深察物情。知公之悟道深矣。言次穿洞而出。只見池水斜橫似帶。石岸有傾圮者。沿堤垂柳陰中。露朱欄板橋。橋垂圮矣。乃迤南入春星草堂。堂之西鴛鴦爲廳。楠木所建。雕刻工細。南近聚奎樓。主賓相與登樓。止於涵秋水榭。以此間榻椅俱備。似經洒掃者。遂少憩焉。丹初憑窗閒眺。於窗隙中得一紙團。展視之。有斷句云。欄干傾圮無人倚。幾朵野荷花自開。不覺曼聲長吟。進於楊公。楊公頷首曰。詩雖稚氣。頗得天籟。問僕何人至此。曰。前日少爺等小飲。於是餘無他人。楊公自語曰。顧瑯安知詩。敏甫亦然。作者誰歟。時則小僮進茗。既退。復探首內窺。目丹初微笑。楊公倚榻合目銜烟。勿吸。丹初覺其倦。請獨往。一覽全園風景。及出。小僮迎問曰。主人不與先生同游耶。曰。然。曰。則吾當報之。言已遂行。丹初乃越枕流東渡。折而北。負手行吟。四顧雲樹。聞隔岸呼陸姆。應者聲出一靠水之亭。額題澄澹二字。紅窗忽啓。一中年婦問小僮何事。僮卽頃間送茗者。遙立不前。謂婦曰。主人不來矣。請小姐恣游。毋恐。曰。阿壽。汝言確耶。曰。此類少爺傳語。勿信可問之。時則有兩女郎聞聲而出。丹初知爲楊氏宅眷。適近處有假山突出水面。高五尺許。足以隱身。聞一女子聲曰。然則吾儕且少留。往視野荷花開未。以質穎。

哥之言信否。答者曰：彼豈妄言哉。丹初於洞隙中窺之，見一女年約十四五，一則較稚，方仰首與陸媽言。陸乃復呼阿壽，而壽已行。聞聲復返，曰：吾將取茗，奚暇留此。曰：主人不來，尙有他客至此否。壽乃伸手臂，高出其頂者及尺，既又搖擺行數步，以示陸媽，謂來亦奚碍。言已大笑，跳躍而去。意蓋指來客滋矮，見亦無妨。丹初不禁自笑，知陸媽等未喻也。然僮實未歸，攀登一桃樹之上，摘果實啗之，啗已，乃下行歌而去。但聞歌詞斷續，似有。

桃花紅。李花白。花異色。枝相接。誰知連枝花。不結合歡實。

之句。丹初縱目視之，則樹之半，纍纍青李，蓋桃李相接者也。

第二回

治園亭會計妬賢

邀圍棋畫師驚豔

丹初以有婦女在此，不敢遽進。無何，人語已寂，乃穿林而進，登山，上茅亭，縱眺久之，又下山，繞園一週，沿岸而西，經澄漪亭之後，則已人去亭空。及覘園宅交界之處，有小扉半啓，二女芳蹤，必由此返。日已當午，遂歸水榭，興辭。楊公堅留午餐，同循舊路而歸，飯於廳西書室，席間無他人。主賓飲談甚樂。楊公謂丹初曰：此園吾欲修葺久矣，特中有數處，不洽吾意。曰：鴛鴦廳耶。然聚奎樓之供奎星，更覺無謂。尙有美人峯，秀骨磷岫，具遺世獨立之概，而爲牡丹台所蔽。一丈紅，又亂相其間。譬之靜女蛾眉，蹙蹙於執袴兒塵容之下，不亦辱乎。楊公鼓掌曰：妙譬解頤，所論實獲我心。丹初平日本不勝盃酌，今爲楊公所勸，不能堅却。

僅勉盡三卮。已有醉意。遂不覺逞臆而談。楊公轉樂其真率。於是交淺緣深。大有一面如故之樂。故窗外有竊窺獰笑者。楊公未初之覺。惟丹初目光敏銳。瞥見其人。疑爲厮僕。亦勿復顧。楊公則款款而談。意欲請丹初繪圖。凡園中屋宇亭台。或仍舊貫。或拆卸改建之處。務須直抒胸臆。善爲佈置。加以說明。自當有以酬勞。丹初對曰。旣承雅命。願貢一得之愚。酬潤所勿敢受也。越數日。圖成。呈政於楊公。則以春星堂初名補讀廬。與聚奎樓甚近。下加一長廊。樓爲藏書之所。取携固甚便也。美人峰之側。則種竹。其前鑿池。如巨鏡。庶有翠袖天寒。顧影徘徊之致。牡丹台則移於靜觀堂之庭。其他補樹迎涼。移花當榻。一石一草之微。莫不妍究其宜。稱惟所謂涵秋水榭者。僅加髹漆。易名曲榭耳。其北一帶曠地。除月台山亭而外。敗屋數間而已。丹初擬劃地十分之四。跨池界虎皮之墻。中建平屋十數間。掩映於萬竹之中。務取堅樸。不加雕飾。屋後闢爲菜圃。前則遍植果樹。豆棚瓜架。具焉。沿池樹柵。以畜鴨。倚墻壘石。以棲鷄。屋名根香。殆取菜根味長之意也。楊公掀髯曰。一轉移間。所費不多。而月計撙節不少。且可嗜鮮。斯人可謂知本。至靜觀堂。爲園中主屋。丹初請改作家祠。此一着。尤爲楊公稱許。願謂子姪云。斯人代人作嫁。不忘報本。承先之意。詎可以尋常畫士目之耶。乃延丹初於家。擇吉興工。任指揮董督之職。下榻處卽東花廳後軒。以小僮慶子供給使焉。自此之後。丹初黎明而往。薄暮始歸。主人邀與共飯。侍膳者三人。自擷珊外。有會計之胞姪。號敏甫者。疎眉薄唇。鼻間兩節隆起。目雖近視。而口輔若笑。頗安詳。與人無忤。幼孤而撫於叔氏。年約

十六七。楊公之族姪也。尙有一少年。年齡與敏甫相若。玉面朱唇。眉目秀朗。儀容既極俊美。而談吐蘊藉。尤爲二人所勿及。主人呼曰瑤叔。有時或呼穎兒。爲主人亡弟同年。宋氏之子。襁褓失怙。及長就傅於此。與擷敏二子同學。肄業于梅山書院中。特珊粗豪而滑易。敏甫偏近於東文。如論學業精勤。知新而不忘。溫故。允推瑤叔爲冠。宜楊公視之猶子也。據其家人言。主人家居賓宴。未嘗與會計同席。會計號利生。四十餘矣。體瘦而其頸尤長。偏掣於左。其貌本非甚醜。特頸項一偏。眉目與口角隨之。面又青黃色。毛竅開張。有類未熟之桔。且喙尖而牙垢。言談時。唾星四射。令人欲嘔。揆主人意。殆以是故。然每夜飲膳未畢。而利生必至。喜立談。徙倚敏甫等三人椅背。久久始退。丹初或請少留。主人謂彼有事。奚暇清談。聽之可也。如丹初者。既得賢主人。而館穀豐腆。可謂得所。然依人宇下。不免爲小人所苦。勢勿能任意迎拒。此作客者所同憾。無可奈何者也。當丹初之乍來。利生傲睨自若。視之無異廝走。及董園工。更深嫉視。然丹初接以謙誠。一若寵辱兩忘者。繼見主人優待丹初。不免投鼠之忌。深恐一觸其怒。於己勿利。乃轉踞爲恭。俟丹初返室。則手一水烟袋。側頂而直入。大抵畫士之性多寥曠。又好潔而愛靜。丹初雖貧。亦已蕭閒成習。矧鹿鹿終日。至此一榻茶烟。半爐香篆。少領靜中之趣。藉蘇一日之勞。乃利生既至。必作無味之長談。貌爲關切。詢資產。及營業之贏絀。丹初坦懷以對。利生色然曰。君無妻子。賣畫又無須資本。吾爲君者。何難植產。丹初嘆曰。吾僅一妹。寡而貧。在義當恤。而舅氏癡廢喪子。又安忍坐視者。其他朋友之緩急。亦所時

有利生乾嘆曰。猷哉君也。妹有家。舅無責。甥贍養之理。矧他人緩急。與我胡預。吁。金錢一去。其償還無日。不卜可知。隨手散漫。宜君之一寒如許也。若我則不然。言次。自述其積聚之能。其意得甚。質言之。措克而已。有時無事可言。則述主人宦游歷史。其言似譽而實毀。以伺丹初之隙。偶一失言。進讒有柄矣。丹初至此。不加唯否。惟默運意匠。摹其儀範。爲百面圖。譽此一格。於畫士未始無益也。久之。來愈數。見丹初懶與酬對。則翻騰案上物。并及抽屜之角。卽家信亦添所必拆。其尤可憎者。烟煤四吹。痰涕亂唾。丹初至此。凡居室自由之權。剝奪殆盡。碍難固拒。無可解其在懣。旋得一法。俟利生來。略與敷衍。卽取笛。設座於庭樹之下。吹之心聲相應。調頗激越。有時吹哪吒令。一套破空入雲。音韻可裂金石。則丹初之於邑深矣。利生厭之。始廢然而出。故瑤叔戲丹初曰。昔明皇羯鼓解穢。不圖先生之笛。可以祛俗。可謂異曲同工。丹初潛以利生小照示之。瑤叔訝其酷肖。堅請受業。丹初允之。二人愈相莫逆矣。維時秋雨連綿。園工遂中輟。一日爲星期六。敏甫之歸。時已將二時。覓瑤叔不得。疑在丹初室中。及至窗外窺之。則丹初倚榻假寐。乃叔身坐籐床。蹠白足於杌。刮其足垢。探足指縫而嗅之。一若龍涎鵝腦。無此香味者。敏甫繒眉直入。託故白事。利生始提雙襪。白足曳履而去。然丹初固未睡也。聽二人履聲去遠。乃起拭床杌。添香於爐。忽慶子入。白主人在內書室。請于先生下棋。阿壽已啓西角門而待。此路便捷。無庸繞越廳事矣。蓋後軒三間兩廂。丹初臥室在東。有蕉葉之門。平時扃閉。脫由花廳正門。則必經長弄。曲折而較遠。阿壽希主人意。拔關以

引丹初門左有蝴蝶扉直達水閣卽所謂長街是也。右則樓屋五楹面一長狹之庭。丹初趨之。阿壽指東室曰。雨甚石滑。不若由此。言已先入。但見門開月洞。上粘『無多隙地。別有洞天』八字。內爲走廊。作半亭式。庭植紫薇。丹桂兩枝。花開正繁。屋三楹。丹堊一新。簾櫳垂地。惟東室半捲。聞楊公語曰。此吾家客。汝輩無庸迴避。時則阿壽掀簾。楊公卽呼丹翁來耶。敗軍之將。尙敢復言戰否。言已。待於中間客座。燕居便服。蕭散異於平時。丹初趨前曰。得與名將對壘。雖敗亦榮。惜今已下午。敢告免戰。明日出陣可乎。楊公大笑曰。亦佳。亦佳。乃指東室。延丹初同入曰。此爲課女之所。願小妮子。時讀時輟。徒有其名耳。丹初見有二女郎在。不免趑趄不前。二女已盈盈起立。楊公令與于先生爲禮。一年十四五。衣雪色之衣。淺青之袴。蛾眉鳳目。秀絕塵寰。一則杏眼梨腮。嬌憨可愛。年較稚。身亦較矮。憶卽園中曩日所見者。卽曰。此二位小姐。言至此。瞥見衣雪色者。髻有素絨履沿白色。聞夫人又健在。殊悔失言。狀踟躕。主人會其意。卽指曰。此小女靜嫻。因弟婦在日。撫之爲女。持服未滿耳。又指年齡較稚者曰。此鄰女馥馥。內子愛之。令與靜嫻同學。二人頗相愛。同胞不啻也。

第三回

送盆花嬌鳥喚哥兒

進忠告少年規叔父

馥馥至此。目灼灼直注丹初。絕無羞澁之狀。丹初以兩女美秀。目所未經。一時譽不容口。楊公笑曰。謝君盛譽。然小女過於靜默。殊勿及馥馥之玲瓏。又曰。頃憶一事。前託繪小影。作漁翁裝。嗣思衣蓑戴笠。古人

先我爲之亦已數見不鮮。不如今日便服較爲真率。君意何如者。丹初頷首曰。蕭洒自然勝蓑笠多矣。特公所點景。未敢擅易。鄙意若圖女公子於旁。執書問字者。則更佳矣。惟女公子天人之姿。下士俗筆。未敢唐突耳。靜嫺聞而赧然。馥馥適立楊公椅後。亟牽其袂曰。果爾。必畫吾像。爲伯父持硯。姊姊然耶。楊公回首笑曰。姊姊烏得勿然。特多煩於先生耳。遂謂丹初曰。小女於三年前。曾繪一照。不妨請君一觀。言已。謂靜嫺曰。吾殊健忘。藏何許耶。廚箱耶。馥馥指壁間第二廚。啓視。果在。丹初展視。則闊約尺許之立軸。中畫一四十餘麗人。坐錦裯小榻。靜嫺立於傍。款題順妹晒正。一鶚謹繪。楊公指坐者曰。此吾亡弟婦丁氏。家人咸謂奇肖。丹初嘆曰。吾雖未見丁夫人。然如小姐。卽三歲孩。咸能指認。矧丁夫人眉梢口輔間。大有幽憂之態。傳神至此。神乎技矣。繪者苟在。吾當從之。執鞭所欣慕焉。楊公搖頭曰。斯人遠矣。君若擅神行太保之術。庶朝發而夕至。蓋一鶚卽弟婦從兄。性情孤介。非其人不輕下筆。今游關外。歸尙無期。語未已。馥忽呼曰。伯父。試觀于先生履底何厚。行路不虞滑跌耶。丹初失笑曰。吾身過矮。藉此稍增體格。馥小姐此問。可見隨事留心。楊公不免解頤。靜嫺亦嫣然一笑。時則蟲聲清越。出於座間。主客四顧。不知所在。馥笑不可仰。繼探囊。出一錢大小籠。中篆兩蟲。形若蟋蟀。上楊公曰。鳴者卽此。吾於園中得之。惜籠小而陋。難得精巧者。丹初笑曰。此吾鄉所謂錦玲子也。當製一籠奉贈。較勝購於市者。馥馥喜曰。然則何時可得。且須惠我兩籠。與姊姊分之。楊公佯怒曰。稚子又噤舌。無怪伯母言至此。忽窗外語曰。馥馥嘴喳喳。似

小八哥丹初起窺窗外。不見人影。主人則大笑。蓋籠鳥適懸簷下。卽俗所稱山和尚也。馥馥指曰。汝慣學太太語。苟觸吾怒。尙思食羊肉耶。鳥曰。不怕。不怕。有揚升飼我。楊公以塵尾揮之曰。汝能娛客。吾不惜日飼汝羊腓。奚懼馥馥哉。鳥乃側視丹初久。聳其渾身毛羽。頗類黃色鵝絨。旣乃嗚嗚作簫管聲。丹初奇之。謂此鳥能言。固勝鸚鵡。然未聞能效簫管者。馥馥屢越而言曰。彼學于先生吹笛耳。前此未嘗聞也。楊公曰。此鳥爲吾兒所購。吾女索之勿允。求諸他處。又無能言若是者。乃少年輕脫。不兩月而棄之。勿願。遂歸吾女。嘗開籠縱之。出行卽自歸。丹初稱奇。勿置。乃倚窗調弄。山和尚面外而鳴曰。小姐。小姐。穎哥送花來也。瞥視月洞門外。一少年匆匆趨出。旣而阿壽捧小盆。中榴月季花葉穠厚。勿類常種。馥馥喜曰。姊姊訪此久。今乃得之。靜嫺目止之。一時紅暈于頰。語楊公曰。聞阿母喚兒。兒去矣。遂携馥馥。匆匆推畫屏而入。是夜楊公膳後。談及馥馥身世。謂馥爲此間凌姓。乃父歷任浙西教諭。僅有子女二。男名壽壽。女卽馥馥也。孰知壽壽僅七齡。乃父遽歿於任。母夫人提携弱小。扶柩南歸。而壽又失蹤。遍訪無着。母乃憂痛交集。病廢於床。家事賴一老嫗主持。嫗識吾家陸媽。嘗携馥馥至吾家。內子憐其孤弱。馥又慧辯絕倫。遂留伴靜嫺讀書。鄰居勿遠。往返固甚便也。馥雖嬉不知愁。然有時舉動頗類成人。蓋吾女寡言笑。愛憎取舍。不欲遽宣於口。馥則目聽眉語。不言而喻。內子家政殷繁。失誤遺忘。在所勿免。馥馥敏記憶。輒先事而言。賴以相助者不少。內子嘗謂予曰。此吾記事珠也。靜嫺過弱。易受人侮。若如馥馥者。吾何憂耶。楊公言已。瑤

叔默然蹙額。擷珊屬言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吾恐馥馥長成，腦力銳減，未可知也。丹初嘆曰：馥小姐已既失所怙，而有母如無，家居寂寞，生趣盡矣。凡憂患兩字，易斲喪兒童天性，脫非往來於尊府，得夫人甘露春雲之庇，烏能活潑潑地。如今日者，嘗察孤兒女性質，大都異於常兒，或勤篤耐勞，或慧而解事，令人憐憫，不致流離失所，而遇際卽在其中，雖不乏頑強愚蠢之流，然究居少數，豈天憐孤弱，特賦良能，鈔至如女公子者，譬諸我佛，敬之悔之，罪福在人，於佛無與也。楊公擊掌曰：名論不磨，足徵閱歷，有爲馥馥作傳者，苟以君言立論，應當爲一篇之警策。第於小女，則過譽矣。言已，主客皆笑。瑤叔喜溢眉宇，謂楊公曰：于先生議論透闢，有未經人道者，益人智慧，非鮮也。時敏甫與瑤叔座相接，低語曰：苟其加譽於吾，君亦樂聞之耶。瑤叔赧然勿答。楊公父子未覺也。敏甫若在平時，不乏輕圓溜亮之議論。楊公嘗言：乃郎發言疎縱，殊勿及敏甫，而是晚默默，一若別有所思者。既而楊公入內，敏甫亦歸己室，默念叔父近狀，仇視丹初益深，吾再勿言，則其卑惡之狀，必有過於今日者。不僅貽笑於丹初，亦爲厮僕所輕視，吾爲其姪，甯非可耻，特其伎刻，復諫與言情理，毋甯怵以利害，思既定，探於丹初之室，則叔去未久，遂入帳房，利生明燈倚案，閱其帳簿，手水烟袋，燃煤勿吸，曲股加膝，震動勿已。見姪至，卽曰：汝未寢耶。遇瑤叔否。此子荒其所業，樂與矮鬼近，吾甚賤之，吾方思一事，汝來甚佳，不識汝能助我，共逐此獠否。敏甫他顧勿答。利生疑之，曰：汝勿適耶。敏甫仍勿言。利生斜睨其面，曰：吾知之矣。聞汝好雀戲，或所負巨索，資於我耶。若然，趣絕爾。

妄念。若叔貧薄。不能與爾一錢。敏甫不待其言竟。冷笑曰。叔訓良。勿惡。姪奉命矣。顧博雖荒嬉。而見憎于人。尙未若赤足對客之甚。利生失笑曰。童騃哉。區區細故。胡作爾許波折。須知故老相傳。足氣可以辟疫。凡時下所謂紅痧白喉黑死諸症。苟一嗅經年不溜之足。則亦奚懼傳染。且其益初不僅此。尤能辟邪。使江湖術士。無所施其攫財之術。此不傳之秘也。敏甫至此。不可復耐。卽曰。叔言何謬。且無須託辭於故老。故老陳死人。安知今日之時勢。在叔鮮酬應。固無對外之必要。特居此華閥。自不能不稍顧禮節。矧叔有寢室。任意恣爲可也。何可入他人之室。妨碍其自由。不惜作此醜態。貽笑於楊升。當叔之津津嗅味時。彼適經丹初窗外。掩鼻而過。叔亦知之否耶。敢進忠告。願後此稍留體統。己卽不恤。寧不爲姪地乎。利生怒曰。老姪見責。叔知罪矣。明當負荆於矮鬼。庶爾博世父歡。異日彼家資產。必有分潤之望。若叔失勢。宜爾之卑。無高論也。吁。此三寸丁。日刺吾目。誓必拔之。試思園之一項。苟委吾者。詎無利益可圖。而主人老悖。寧任異姓。彼亦當仁不讓。日貢其勤能。寧非恨事耶。言次。桔皮之臉愈青。切齒勿已。敏甫失笑曰。吾何愛于丹初。矧世父有子。疎族無分產之律。吾固有心。奚藉矮子。此叔之失辭。吾亦奚辯。惟園僅修理。非白地營造可比。殊無大利可圖。姪以爲人生嗜利。當圖其大且遠者。不宜計及瑣碎。使人覺察而有備。此際利生欲言。起坐者屢。敏甫止之曰。叔姑聽之。姪言未盡也。

第四回

涼雨關懷一童口角

深宵治疾一士驚心

吾嘗謂丹初之輩。世所謂清客耳。譬猶博古廚。法書名畫。亦世家不可或無。矧世父寵遇日隆。孰能間之者。且彼尙謙謹。未嘗開罪于吾儕。卽如叔願。丹初竟去。而老人無以娛閒。必有繼丹初而至者。倘來者陰險。則奪會計一席。易如反掌。損人勿利己。智者勿爲。何如各司所事。不相侵犯。譬之梁燕去留。其權操之屋主。吾儕亦依無下。悻悻奚爲哉。敢告恣肆。吾言已盡。願叔父熟權利害。從否所勿暇計。夜已深。吾欲寢矣。言已。飄然逕出。利生呼之勿顧。不禁大怒。顧敏甫已去。無可洩其憤。取烟袋狂吸之。噓氣如雲。一室爲滿。久之。嗒然而睡。細味乃姪之言。亦頗有理。且爲遠大一語所中。覺此未冠少年。見識高出己上。無怪德芳愛之。而已之居此。賴其增光不鮮。適聞冲撞。渙然冰釋。旣而嘆曰。吾家阿牛。若是者。吾何憂耶。自是之後。仇視丹初之心。雖未能泯。然利害所係。不得不稍跡斂。其第一着。凡園中所需材料。大不如往日之留難。俾丹初得以進行。丹初智囊。庸詎知解圍者。乃爲敏甫。此少年誠能消患無形之矣。雖然。貪利無厭。如利生。可謂已極。然識淺胆小。生平持積少成多之願。爲狀有如鐵剉。日積月累。瑣屑而成巨數。受其剝削者。創痛未深。尙可忍也。乃自敏甫開張聖聽。一旦變其宗旨。異日時機一至。不惜昧其天良。棄小剉而施以巨斧。此誠楊公之不幸。亦敏甫階之厲耳。是歲入秋多雨。涼燠無定。午間蒸悶尤甚。時近重陽。無異七月初九日。天始開晴。楊公與二三老友。讌于東山僧院。作登高之會。先期約丹初。而丹初督工。綦忙不獲。追陪杖履。擷珊瑚。旣不欲往。敏甫亦託故先出。惟瑤叔之性。與溪山風月爲近。聞語滋喜。遂命輿而同行焉。

孰料午後二時許。風雨交至。天氣驟冷。衣袂者尙覺勿支。丹初歸而加衣。聞廳前庭中有人語曰。吾何處不尋汝。乃在此。頃上房傳語。問穎少爺去時。服何衣者。察其聲爲阿壽。蓋主人之出。必令楊升隨。壽則出入上房。童年玲瓏。與婢僕輩無嫌耳。阿壽言已。一人作笑聲曰。不外長衫短褂。奚待問者。曰。吾豈勿知。特去時天熱。而雨後驟涼。不知登輿時。曾挈衣篋否。言次。聞有聲似移盆盎。久之。答曰。彷彿衣元青之褂。衣篋帶否。吾乃未覺。阿壽冷笑曰。好汝。非供事書樓耶。所司何事。乃主人衣物。毫勿經意。語未已。答者亦笑曰。奇哉此語。試思少爺輩。既非孩提。吾又職非乳姆。噓寒喚暖。奚爲哉。阿壽怒聲曰。趣閉爾口。此上房傳問。與吾何預。爾若勿信。自往辯之。答者乾笑曰。鷄毛當令箭。本汝優爲。吾告汝。汝仍窮詰勿已。似嚴父之斥子。吾豈畏汝者。阿壽聞而益怒。厥聲漸揚。丹初出視。則答者爲福生。泥污兩手。似方搗蟋蟀。花盆散置于地。阿壽指丹初。目視福生曰。此等盆供。于先生剪扎培壅。不知費幾許心力。汝今任意作踐。主人歸。吾必告之。福生急曰。吾當復其舊位。于先生長者。不受汝激也。丹初兩解之。二僮將罷。閨忽廚夫阿三。與打雜韓嫗二人。聞聲俱集。互詢爭鬪之由。于是各述所言。復加騰辯。正於此時。有嬌聲呼阿壽者。丹初謂二僮曰。馥小姐來矣。二僮肅然。見馥馥立門外。既斥阿壽。又怒目視福生。二僮乃散。廚夫與韓嫗亦赳赳而退。是晚楊公將返。爲在席黃道邀致。讌于彼新廡之河房。蓋與夫歸報者。晚膳時。僅顧敏與丹初三。人敏甫偶述黃道家世。謂黃號嵐垣。其先爲漢口布商。捐道員。聽鼓於此。未久也。其人能下士。耻爲資郎。頗喜

攀交清貴。擷珊瑚屬言曰：于先生惜未識彼。此人慷慨好客，而供具之豐，起居之適，吾亦僅見。若趙年伯家，則清冷如僧院。吾父樂就之。吾殊勿願再往。惜哉！吾不早知，乃讓瑤叔之獨樂也。敏甫微笑曰：瑤叔豈樂是者？兄可謂不解其旨趣矣。談次，鐘已指九點。丹初先歸，則茗爐不溫。慶子磕睡于小櫬。丹初嘆曰：幸爐火已熄，否則殆矣。遂搖慶子令醒，謂吾不需爾先睡可也。乃僮去。未幾，隔窗有人問先生寢未。丹初啓門，令入。則爲瑤叔，短襖窄袖，臉帶微醺，手拈黃菊折枝，爲丹初插瓶曰：此名黃金印，得之黃氏河房。明日尙有佳種贈予。任先生擇之。丹初喜曰：謝君雅贖。此一甌足供數日。君宜留以自賞。少留品茗。今日游興若何？瑤叔遂述登山勝慨，及夫賓遊之樂。惜無先生偕行，未免少興。而趙公一見年伯，卽問君家短主簿，何以不來。殊勿足令公喜也。丹初燃炭于爐，揮以小扇，不覺失笑曰：趙公善雅謔。主人奚言曰：年伯謂近日忙劇，俟工竣，當屈諸老友之駕，藉增小園光耳。吾勿解黃道何意。絮絮問年齡學業。此公未能免俗。吾殊厭之。丹初笑曰：彼或有擇壻之意，得君爲嬌客，可稱特識。特勿知言至此。瑤叔掩耳曰：請勿言此。令人不歡語已。取案上團扇，且揮且言曰：古人謂秋扇可捐，此言無乃不情。吾最愛隨園詩：修到團圓物亦難之句。果能製作精妙，上有乘鸞比翼，卽在風雪之中，猶當出入懷袖。寧忍以涼飈奪熱，一旦棄之哉。丹初頷首微笑，頓憶日間事。卽曰：今晨天氣蒸燠，而一雨驟涼，薄棉可御。君去時曾備袂衣否？瑤叔聞此，頓觸其身世之感。自謂已雖獨子，乃自幼失愛於阿母，見輒蹙然。族人嫉予，幾罹不測。今先生外人，乃能關心若

是令人可感。丹初續言曰：吾聞阿壽問福生，而福生含糊其辭，遂致口角，固知君之未備也。少年人起居疎忽，往往如是。實則疾中於勿覺，一旦患作，關心者豈獨予哉？瑤叔一怔曰：阿壽問耶？又曰：先生言然，言已。兩手捫其額。顧丹初曰：吾熱乃未退，素不善飲，而席間黃道屢勸，連進數觥，頭沉沉然，胸次怦跳未已。丹初試茗已，選宣白磁杯，滿斟進之曰：飲此足此解醒。瑤叔謝之一飲而盡，曰：名茶也。吾狂飲，未免不韻。吾嘗聞先生笛聲，心肺皆涼，然夜色已深，不敢請矣。卽靜妹亦酷好音律，嘗思請業於先生，但恐學而無成，不免貽笑耳。丹初取笛而坐，以無名指撫摸曰：吾連日碌碌無暇，於是君固樂聞，卽夜深亦奚碍？惟靜小姐言及，吾乃未聞。慧心人學之易易也。曰：靜妹未嘗言此，吾亦奚待彼言？乃婢傭背語，謂馥馥係靜妹。蛔蟲。丹初大笑曰：此誠罕譬。瑤叔亦笑曰：實則姊妹行，晨夕追隨，何難得其意向？吾儕日就外傳，歸僅一二面，解彼心曲，斯爲難耳。丹初亟曰：然則君勝馥馥多矣。可謂小姐之樟柳人。瑤叔亦失笑，搖手曰：止矣。止矣。兩譬俱欠雅馴，不如弄笛爲佳。丹初側坐小坑，倚笛欲吹，突聞鐵拴聲鏘然，軒西角門頓闢，燈光炯炯，履聲急促。一人揚聲曰：務請陳先生速來，遲恐無及矣。瑤叔適躺籐椅，急起向窗外問曰：請陳醫何事？是孰病者？答曰：小姐耳。小姐嘔瀉交作，幾乎厥暈。瑤叔顏色暴變，仄于椅之靠手處。非丹初扶之者，人椅兩翻矣。丹初覺其手指厥冷，唇白若紙，扶之坐而慰之曰：嘔瀉殆爲霍亂，吾妹曾患此，醫治勿及，調陰陽水進之，竟止。此由天氣不正使然，非絕症也。何驚憂若是？今醫生且至，主人或在內書室，吾儕曷往候之。

第五回 事難言馥馥回眸

疾可諱丹初設策

瑤叔領首而起。匆遽中捨近圖遠。由花廳而出。不期西風撲面。門外壁燈頓熄。丹初在前摸索。適與一人相撞。其人厲聲曰。汝何人。幾折吾胸骨矣。丹初知爲利生。亟曰。先生恕之。燈熄路生。不意冲撞。利生訝曰。丹翁邪。無怪及胸而止。然夜深入內。何事者。曰。吾與宋君往候小姐病耳。利生似不聞。迴身前趨。口中喃喃。嘗僕輩糊塗。啓後戶而不令人守。賊果竊入。則禍先及于君矣。言次近大廳側門。沉檀之氣撲鼻。燭光燁燁。一人持燈出照。曰。後門有人在。應無他慮。利生見爲閹人。斥之曰。醫不由正門來。明燭於是。奚爲者。曰。奉太太命。在此焚香。求小姐速愈。香燭未盡。利生止之曰。無多言。吾乃未知言已。取其燈。照藏米之室。是否。上領瑤叔不及待。趨丹初先行。利生遂踵於後。至則楊公負手繞其圓桌。顧珊理難獨坐。巡行廊間。翹首待陳醫之至。顧三人偕行。利生歛已他去。丹初進叩靜嫺疾狀。楊公讓坐。答曰。吾歸時。小女已不適。云患胃痛。繼而呻吟益劇。屢嘔無物。忽焉腹瀉。約十餘次。頃則額汗淋漓。其狀似厥。彼體弱。詎能支者。吁。醫生何未來。彼居吾家後。轉一灣卽至。奈何遲延若是。言已搔首勿已。實則楊升之去。距此不及半時。老人愛女切。不覺焦灼耳。敏甫於窗外應聲曰。伯父勿憂。頃聞啟門聲。阿叔已往迎矣。無何陳醫果至。幡然一老。形甫其號。名醫也。凡楊氏家人有病。咸請此老診治。楊公不及寒暄。命顧珊陪侍登樓。久之。形甫始下。楊公亟詢其若何。曰。無碍。此悶痧也。天時蒸悶。陽明之氣不清。小姐平日。素嗜甜膩。或果之不易消化。

者氣化失司。遂致是疾。然非有鬱勃難宣之隱。疾發無如是之劇。言已。袖出極巨之目鏡。戴而就坐。瑤叔已磨墨劈箋而待。忽悟勿遽中。未加長衫。徐退於外。彤甫書方已。下其鏡。謂楊公曰。速進此方一劑。疾勢少減。明晨復診。然小姐嘔泄之後。元氣大傷。務使其心氣和平。不宜稍拂其意。則數劑可以霍然。君無憂也。言已起辭。楊公躬送其行。令楊升購藥。既乃傳陸嫗。詰之曰。吾今日出外。太太以少奶婉身期近。事煩勿違他願。必有撻小姐怒者。其實言毋隱。陸嫗急白無之。謂不敢犯小姐顏。楊公曰。若事太太久。吾詎勿知。特恐肥媪蠢婢無意中。偶拂其意耳。陸曰。小環勿慧。却善事小姐。韓媽蠢蠢。例勿入小姐之室。楊公止之曰。知之。惟小姐今日奚作。閱書耶。看報耶。若必見之。復顧丹初曰。報紙議論激烈。小女子閱世未深。怵於國危種弱之言。不免憂憤於懷。遂致此疾。未可知也。丹初對以庸或有之。瓏珊起言曰。否。吾歸時。報在廳事。遂送新婦觀。妹未過目。楊公捋鬚曰。此真索解無從矣。陸嫗矗立於傍。忽有所觸。亟曰。憶之。憶之。小姐午膳後。尙怡然似平日。惟風雨晦明之際。倚窗凝望。頗有不悅之色。因風勁。小環下簾。小姐目止之。太太催添衣。又顰眉勿答。嗣爲馥小姐婉勸。強加袂半背。既而倚榻含目。沉沉似睡。馥小姐陪坐其旁。後此吾理箱篋。遂未留意。楊公不待其言畢。揮之退。連聲呼馥馥。乃應者。聲出屏後。馥馥趨起而出。蛾黛不舒。眼皮微腫。無復曩時憨態。楊公命之坐。問曰。汝姊妹跬步不離。靜嫺喜怒。惟汝知之最悉。証以醫生言。則汝姊今日。必有拂逆事。爲下人所不知者。馥馥搖首示無。叩以一日之起居。則爲吾二人梳盥已。仍在此。

間臨帖，姊欲賭背熟書，孰無脫訛，則得新繡之巾，嗣吾輸巾爲姊得，言笑滋歡。語至此，遽默。楊公固詰下，馥馥斜睇瑤叔，口中答曰：午後不樂，誠如陸媽所言。特姊素多感，見夫蜂蝶誤投蛛網，下至螻蟻一命之微，莫不低眉而嘆。茲特悶雨耳，姊嘗盼園工速竣，根香廬野梅盛放，可以消寒於中。吾知此意，寧有他哉。馥言若是，實則撫心自問，事由穎哥，咎則在吾。吾欲慰姊，遂問阿壽孰料其狐假虎畏，與福生爭鬪者，蠢彼韓媽，喧傳厨下。小環多口，言於姊姊之前，脫爲伯母所聞，或究矯傳此語者。吾雖止小環，而姊姊變色，并夜瀝勿進。此中委曲，寧能告伯父耶。思至此，見楊公無語，託故而起。臨行，復顧瑤叔，瑤叔急低其首。此兩顧間，人皆木然無覩。此會心不遠，厥惟丹初一人。楊公以難究主因，形殊焦灼，方欲進言慰藉，纈珊不能復耐，卽謂乃父曰：此醫生讐言，阿父窮究何爲。利生續曰：此等病，脫在吾鄉，只須清水半碗，碎礬一撮，飲而愈矣。楊公拂然曰：胡說。形甫脉理精深，吾所深悉，安有讐言。矧人體強弱不同，烏可概論。爾等既不樂聞，請歸安置，無庸預吾事也。丹初以主人之怒，非己莫解，乃進謂楊公曰：日來時症甚多，陳翁名醫出診無虛日，矧暮年深夜，精力庸有未逮。至於明礬治痧，敝邑亦有此方，取其升清降濁也。惟女公子嬌弱，所患又不僅痧症，非醫藥清理，孰延時日耳。回顧利生已怏怏退，聞時鐘鳴三下，陸媽下樓，傳去人語，謂小姐進藥後，腹痛較減，泄瀉亦稀，疾已無碍，請老爺歸寢。楊公頷首欲起，瑤叔就其案，取紙燃點燈。楊公訝曰：穎兒失容矣。陳醫在時，曷勿附診。瑤叔微笑曰：吾病酒，非病也。靜嫺之疾，忽忽一週，夫人以新婦將

婉事乃蠟集調護愛女之職。楊公一身任之。凡靜嫺平日所嗜。及夫書籍玩好諸品。莫不羅致。以悅其意。因據形甫言。病中忌閱細字。而樓居寂寞。靜嫺一日廢書。輒索然不樂。丹初聞之。出其珍藏。古今人所著傳奇曲譜。如千金記。長生殿。鐵冠圖。及各種雜劇。或有關歷史興亡。或於忠孝義烈。有所懲勸者。滙呈楊公。閱選而進之。靜嫺目所未見。又愛其詞句雅馴。擁衾憑几。時手一編。卽馥馥襄助夫人。有時或不在座。一小環焚香煮茗。伺應於旁。亦不因岑寂而寡歡。於是形甫之方日進有功。乃父憂懷始釋。稍稍出而見客云。惟瑤叔以驚憂所中。悵然亦病。特其諱莫如深。有言其病者。怒形於色。且戒福生不得傳於上房。然飲食銳減。形神困瘁。日間勉力上課。晚歸獨居深念。有流露於不自覺者。丹初知之。勸其乞假休養。瑤叔嘆曰。年伯以愛女病。憂勞交集。寧忍以吾事。縈其念慮耶。丹初慰之曰。此無傷。今有一策。爾我交相爲益。須知園工將畢。匾對桌椅等具。亦已先事籌備。惟屏簾陳設。書畫掛件諸端。或取古樸而不流於粗。或取精雅而不傷於巧。咸宜與屋製相稱。庶不貽識者譏。而主人惡煩瑣。以博古厨畫箱。皖鑰昇吾。一切惟吾配置。不復顧問。特一人精力有限。不免顧此失彼。屈指可以商略者。厥惟足下。在君身心有託。卽在假中。不致閒居多感。且起居於林泉花竹之間。足以悅目賞心。而得氣旣清。祛疾自易。勝藥石多矣。果如是。則乞假一節。非病可知。瑤叔沉吟曰。從緩可乎。曰。君不聞夫人悅慶。在十一月初耶。矧少夫人產期非遠。逆料必有慶宴。部署寧能再緩。瑤叔允之。以疾愈爲限。自翌日起。瑤叔遂爲丹初參贊。然據管園人言。二人

商賂之餘。輒居靜室中。無端歌哭。詎于先生素有痼疾。至此復發。傳染於穎少爺乎。利生一聞始語。欣喜莫可名狀。默念矮子平日無隙可攻。今乃得此機會。試思病至傳染。老人寧能復留。小宋朋比亦在驅逐之例矣。密令所挈小厮。莫姓名度者。日伺園中。丹初有所舉動。卽令歸報。不吝重賞。一日莫度跳躍來笑。謂主人曰。矮子誠瘋矣。今日所覩較往時更奇。吾試演與主人觀之。遂拈紙煤在手。身盤旋而口伊啞。復作拭目揮涕諸醜態。黃髮四披。而補綴之短袴。袴褶因之綻裂。而露其臀。忽有大笑聲。莫度遽止。利生問何人。楊升含笑入。爲主人取烟。蓋在門外窺之久矣。

第六回

水閣笛聲人靜後

鏡屏倩影不言中

利生得策。以升爲老人親隨。進言較易。乃屈尊命之坐。令莫度重述所見。且擠眉示意。俾添種種怪形。示丹初之必癩。楊升安肯坐。姑聽度言。偶一回首。見吊窗中一巨膊伸入。持裏衣置案上。駭然低首。則一肥婦立於外。蓋打雜韓媽也。利生不暇他顧。絮絮問莫度。并詢何以拈紙燃。曰。枯柳枝耳。此間無柳。聊以代之。楊升頓悟。特勿屑與若輩語。徐曰。莫度妄言哉。于先生決非瘋癩。語未已。韓媽憤憤。屬言云。吾亦知之。于先生非癩也。試思老爺作官人。上應列宿。明見萬里。詎肯留瘋子於家。吾聞桃柳辟邪。或園中有魅現形。于先生擅法術。步罡折柳。祛除不祥耳。利生怒斥曰。村嫗奚知。彼矮子魅也。復烏能驅除同類。言已。握拳抵几。示威于肥媼。曰。是必癩無疑。吾亦爾主人。蠢奴輩敢抗言。吾決攆。不得片刻留。韓媽咋舌欲退。楊

升喝曰止。冷笑謂利生曰：亦主人勿怪奴。奴敢言于先生非瘋。又怒視韓嫗曰：主人扃園已久。幸于先生來。費幾許資力。纔慶畢工。汝敢妄肆邪說。言魅言癩者。吾立稟主人逐汝。苟有浮言。亦惟造言者是問。其速去。毋相溷。言已昂然出。莫度彩烈興高。妄冀主人重賞。聞楊升言。若沃冷水於頂。悚立屋隅。一若垂尾之狗。利生恨甚。然無如楊升何。惟低詈賤奴放肆而已。時因靜嫺病。楊公餐於上房。敏甫之歸愈晏。瑤叔自園歸。怠於動作。或邀丹初登樓。樓在水閣之東。與正門僅隔一墻。瑤叔寢室在焉。蓋楊宅正門適面城河門前走廊。滋闊繞以石欄。門樓四五楹爲闔者。及僕輩臥室。面西樹柵爲門。與鄰里分界。爲出入必由之道。柵外卽凌氏居也。東有胡蝶門。與柵相向。中卽水閣。下爲帳房。及利生寢處。樓三楹。西居敏甫。中爲書室。東卽瑤叔臥房。河流作丁字形。至此分支北流。樓上欄檻亦沿之而迤北。至花廳响墻爲止。兩岸綠樹叢雜。舟楫往來。時聞欸乃。臨流俯仰。但見遠山一抹。隱現于烟靄之中。故瑤叔集楹聯。有捲幔忽驚山霧入。近溪常聽水禽啼之句。蓋記實也。然嶺珊既惡其冷靜。敏甫則以山水爲交通障礙。謂必如海上各租界。填淤塞河。以車馬易舟楫。電掣風馳。數十里頃刻往還。便利奚若。瑤叔童騷。留連於是何爲者。嶺珊鼓掌和之。瑤叔一笑而已。惟丹初性有同嗜。相與樂數晨夕。且梯在帳房之後。有扉達長弄。與花廳綦近。宜利生日擾丹初。不憚其步履之繁。而敏甫屬在侄輩。猶勿獲居近內室。楊夫人持家嚴正。可知已。既望之夕。主人赴友人夜宴。瑤叔預約丹初。并嶺敏二人。小酌於水閣。惟嶺珊未至。瑤叔乃出鮮果之釀。佐

以風薰諸味。丹初自客此間。日饜肥甘。轉樂於淡泊。而梅漿酸不瀾齒。尤爲可口。平居不飲。至此亦盡數。爵敏甫笑曰。于先生。知此等食品奚來。乃世父爲靜妹購置。以悅其胃者。而巨福旁流。澤及瑤叔。彼竟却之。勿恭。初未至上房。一謝。寧有是理者。瑤叔亟辯曰。丈勿聽彼胡言。靜妹病年。伯父母深居樓上。下間闐無一人。吾儕例勿上樓。將面空屋而謝之。與丹初笑曰。敏君雅謔。君何燥亟。乃爾。敏甫謂瑤叔曰。于先生評隲吾儕。許君蘊藉。今竟何如。吁。懶哥不來。勿知何事。丹初正色曰。彼守其未動產耳。瑤叔大笑。至於捧腹。敏甫含飯未咽。噴滿懷。笑已。卽曰。先生老輩。乃作此等語。丹初亦笑曰。君辨才。又善用新名詞。吾偶效尤。以博一哂而已。餐既畢。丹初倚欄眺賞。但見天懸玉鏡。水爛金波。風簾畫檻。悉浸於月色之中。不覺逸興翬飛。顧謂瑤叔曰。曩日之興。一驚而敗。今當竭吾所長。消此良夜。絲耶。竹耶。惟二君所命。敏甫以兩手作勢曰。吾愛琵琶。先生必擅此。瑤叔亟曰。竹先絃後。以踐宿諾。敏甫爭之。勿得。遂令福生取笛。瑤叔取所借曲譜。昇敏甫曰。兄觀此中詞藻。較皮簧何如。丹初曲興頓發。指念奴嬌一折。擊掌而歌曰。

楚天雨過。正波澄木落。秋容光淨。誰駕水輪來海底。碾破琉璃千頃。環珮風清。笙歌露冷。人在清虛境。珍珠簾捲。小樓無限佳興。

瑤叔喜謂敏甫曰。此曲適合眼前情景。敏甫笑曰。惜少風清環珮耳。言至此。福生取笛至。丹初倚欄側坐。吹長空萬里一折。瑤叔初學。不禁技癢。卽接拍其下曰。

見嬋娟可愛。全無一點纖塵。十二欄干光滿處。涼侵珠箔銀屏。偏稱身在瑤台。笑斟玉斝。人生幾見此佳景。

一時清响透雲。曼聲動魄。有一波三折之妙。敏甫雖非識曲。亦覺心曠神怡。因見月色愈朗。熄燈靜聽。隱約聞見隔岸人家。燈光已滅。復開窗倚望。河中柔櫓之聲。至此頓形紆緩。且鳥棲叢樹中。見月驚啼。飛鳴不定。一聞歌管。遂而寂然。斯時吹者歌者。咸在檻外。惟敏甫在風窗之內。座南向。聽瑤叔拍至。

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卽止而勿續。思取茗爲之潤喉。一迴首。忽見一半截人。不覺驚詫失聲。墜其目鏡。瑤叔聞聲趨視。只見懶珊嗤笑曰。我也。我也。弟何失驚至是。乃對火燃燈。丹初止笛入室。據敏甫言狀。始知懶珊立處。月光適照半身。而敏甫近視。復在暗中。矚明宜有此誤。于是相顧而笑。卽叩懶珊何來。曰。靜妹聞笛滋樂。老父之意。欲延于先生入內。一聆雅奏。吾循聲而來。恐敗君等雅興。遂止福生勿報。潛聽於此。不虞驚及敏弟。然彼嘗自許從容。有虎來看牝牡之喻。今何倉皇。乃爾。瑤叔附掌曰。報應何速。敏哥戒之哉。丹初謂懶珊曰。小姐樓居。予儕奚往。曰。否。已攙其下樓。頃在新廳相待。新廳云者。指內書室一帶而言。瑤叔欣然持燭。丹初知其意。乃顧瑤敏二人曰。夜色未深。二君當未必卽寢。曷同往乎。二人皆諾。及入月式門。清香噴鼻。菊花數十盆。迎月而開。楊公手旱烟桿。徘徊於花香月影之中。一見丹初。卽曰。聞笛聲驟止。知丹翁且來。小女

姑息已慣。未免勞君矣。復謂瑤敏二人曰。汝等來。足以助興。於是入室讓坐。面南一紫檀坑。中安小几。靜嫺倚坐。西偏衣竹輝綢薄棉胸於下。迴裏白地五彩洋氈。馥馥小環夾侍左右。見丹初至。欠身欲起。丹初亟止之。并致珍重之意。楊公亦曰。于先生與家人無異。豈責汝失禮者。靜嫺乃止。敏甫問候已。瑤叔囁嚅久之。始言靜妹愈耶。靜嫺低應曰。然。復睇坑側鏡屏。謂馥馥曰。穎哥與吾孰瘦。馥馥曰。數日不見。穎哥一何清減。瑤叔亟曰。吾乃無病。敏甫屬言曰。瘦耳。孰言汝病者。自辯若是耶。靜嫺微哂。馥與小環皆笑。主客互談間。阿壽安置几椅於廊下。丹初携笛就坐。吹楚江情一曲。乃籠鳥適掛捲篷。已下籠帷。笛聲一起。鳥復效之。顚珊微揭其籠。嗚哩之聲始止。是時窺簾有月。四座無聲。貪眠如阿壽。而瞋睡之魔。爲笛聲禁止。不前。迄無倦意。瑤叔坐近西壁。與敏甫僅隔一几。目光適矚鏡屏。忽覩靜嫺側影。眉梢侵髮。口角暈渦。兩頰斷江釵環。勿御一種間靜之致。惟臨水嬌花。差足比擬。不覺痴視不瞬。一一攝諸心鏡之中。異日靜憶圖成。呼之欲出。粉本蓋基於此也。

第七回

娛愛女禽言供雅謔

祝夫人鳳燭示衰徵

迨靜嫺左顧。目光與之相觸。卽回首。佯取几茗。聞馥馥呼曰。穎哥灼手矣。瑤叔至此。始覺手痛。睇視手背。間白灰豆大。中有火星。急揮之。然不識火自何來。敏甫搖手示勿聲。蓋其嗜紙烟。趁楊公面外坐。探烟吸之。將燼撩於地。不虞落瑤叔手背。微馥馥一呼。瑤叔膚灼矣。無何。曲終笛止。楊公贊嘆勿置。自謂廿餘年。

前與同歲生沈君次常。膺京邸。次常工笛。每夜橫吹。視爲常課。鄰有金魁者。伶工也。聞而慕之。嘗請其指。誤則其工力可知。特與丹翁較。覺彼僅悅耳。此能娛心。相去不可道里計。語已。迴顧靜嫺曰。晚餐後。兒覺胸悶。今如何。曰。愈矣。楊公笑曰。然則于先生之笛。可以祛疾。彤甫營業。將爲所奪。丹翁其留意。此老姜桂之性。恐不能釋然於君。奈何。言已大笑。衆皆闕和。陸嫗適進盤點。中置餽飪。并匾荳山藥之糕。內厨自製者。二品潔白香滑。有六角五出。連環諸式。於是主客共食。而瑤叔嗜甜。不覺擴其胃量。楊公謔之曰。此靜嫺特敬于先生者。汝儕何可染指。不見靜嫺怒視耶。且言且瞑目。似效靜嫺者。衆大笑。而瑤叔誠實。不免愧視靜嫺。靜嫺已笑不可仰。馥馥捉靜嫺懷中。笑至肩環皆顫。始悟爲楊公所給。失聲而笑。蓋楊公處世謙冲。而對子侄則嚴。今茲一再談諧。其引人發噱。自較常人爲甚。迨食已將散。命阿壽掌燈。山和尚窺於帷隙。呼曰。于先生去耶。好八哥送客。丹初習於謙虛。連稱不敢。衆人已覺可笑。楊公復加誌解曰。丹翁知之否。內子因烏叅上房。和尚之名勿雅。改呼八哥。彼乃加一好字於上。可謂自命不凡。衆人復大噱。敏初與瑤叔至。梯次猶吃吃勿止。翌晨。利生詰其故。又歸罪丹初。謂吾兄端方。今乃諧謔若是。皆矮鬼引致耳。十月朔日。珊瑚婦臨蓐得男。老夫婦喜慰可知。命名合璧。字朔明。取其時日適當。正日月合璧之際。楊公既慶抱孫。愛女之疾復愈。葭月三日。爲夫人五秩壽辰。擬展彌月兩日。與夫人悅慶。并舉楊雖。廝公。然在籍士紳。頗多年誼。加以棋酒之交。未及月望。賀儀紛至。以主人好古。錦衣綉帽之外。復有金石書畫諸品。

皆爲利生目未經見者。于是另設內帳房。關於慶祝諸端。悉委丹初。凡丹初建議。又雅合主人之意。且楊公闊大。乃郎又少不更事。有丹初任繁劇。遂畀全權利。生側目無如何也。惟演劇娛賓一節。擷珊意在京戲。靜嫺則喜崑腔。楊公莫知所擇。丹初進曰。崑班有二。一鴻福往來江湖間。而鴻壽一班。新自滬上來。其行頭。爲某京卿賞給。人才較鴻福爲優。夫人大慶。與此名頗稱。領班與吾相識。定價非昂。作爲夜劇如何。二人語次。擷珊欣然歸。謂甬江京班初到。伶皆童年。黃道悅之。擬以一台爲賀。楊公辭之勿獲。崑劇之議始決。遂選吉日。于廿六夜午祭祠。是夜丹初先往。料量供品及盥漱更衣之所。屆時楊公冠帶率子及利生叔侄入祠。并呼瑤叔。亦易禮服同行。丹初不知。令設四墊。楊公至。命僕加其一。置敏甫之右。在丹初目中。覺利生面色驟青。不快至矣。顧擷珊淡然。敏甫亦未經意。矧楊公肅恭將事。利生何敢置喙。祭拜已。夫人姑媳與靜嫺亦至。夫人裙帔珠補。按品嚴粧。靜嫺笄年。亦易成人粧束。短髮掩額。攏髮遮環。而弓履重台。愈覺苗條清豔。馥馥在旁。時時目之而笑。夫人低語曰。今夜祭祖。姊姊禮台大粧。所謂入國問俗。汝何笑爲。蓋皖俗。閨女非臨嫁。例勿繫裙。馥馥之笑。非無因也。楊公微聞之。遂呼馥馥曰。馥馥前。汝居此。無異吾家人。靜嫺拜已。汝亦無妨。一拜。馥乃歛笑。低環盈盈亦拜。祭畢。天將破曉。衆歸休息。丹初獨後至。因事造利生。及至門梯交界處。聞利生言曰。此舉殊與擷珊有關。聞二嬪奩資頗富。既無子。例應擷珊承受。宋氏兒一寄男耳。今置汝儕之列。預於祭祀。此何理者。乃小子罔覺。可謂童駭。特彼貴公子。卑視族叔。曾一

門客之勿如。吾亦奚屑教誨耶。答者曰。叔攝吾衣。乃因此事乎。然馥馥凌家女。亦復預祭。世父詎有他意。言雜呵欠聲。敏甫也。利生冷笑云。此老人藉以解嘲耳。彼愛小宋特甚。或以靜嫺妻之。寄子也。壻也。小宋之獲利等耳。質言之。滋與顧珊有損言已。似乃侄有不然之色。復曰。孺子勿信。且俟異日。爾輩少年人。任何聰明才智。而識微知著。孰若吾者。須知吾食鹽多於汝飯也。利生此語一發。適觸乃侄之忌。蓋敏甫趨新惡舊。最憎老輩自誇。丹初知其且出。躡足而退。默念吾主人曾官禮曹。揆之平日議論。不應有此。殆所謂過愛忘禮耶。君子不以人廢言。利生之言。不爲無見。異日嬌客。非瑤叔而誰。夫婚配一端。不難於才貌之相稱。而難在情性之相投。矧二人貌離神合。息息相關。苟能匹合。則韵士美人。永好可以預卜。主人擇壻。可謂老眼無花矣。思至此。開口而笑。乃慶子懵懂。謂丹初之笑。大都由於廟台觀劇時。擠閱者肩背之下。今堂戲有日。足以暢觀耳。童子何知。宜有是想。然丹初倦矣。遂和衣而睡。凡人處快意之境。輒覺駒光易駛。五日一瞬。卽楊氏家人預祝之期。楊公事無大小。皆賴丹初。眷屬有勿能拘避者。請夫人延見丹初。於新廳中。丹初長揖已。卽致祝辭。夫人慰勞備至。冬日苦短。天已垂暮。廳事中。華燭高烧。氈毯貼地。屏幃滿壁。愈覺金彩輝煌。照耀人目。迨主人夫婦至廳。僕人設兩椅。兒媳女以次叩祝。老夫婦顧而滋喜。旣而利生亦至。冠纓旣黃。緹褂垂敝。腰袖之寬大。足裹二人。而衣裾高低。不靴而履。馥馥善笑。已勿能忍。矧利生吝嗇。無故不肯薙髮。平日短髮。蝟利帽與頂。尙可粘着。今則修薙一光。額下之帶。僅連一線。及至鞠躬。

叩首冠乃砉然墮地。馥馥亟趨屏後，已縱聲矣。斯時男女僕，分班侍立，以俟叩賀。馥馥一笑，僮婢應之，非楊升與陸嫗目禁者，幾至闥堂。老夫婦亦爲莞而利生拾冠起，不免羞惱交并。因見几有烟袋，亮潔可愛，非若己之黃油膩積者，遂燃煤而吸，噫氣以洩其憤。無何家宴團圓，瓊珊等捧觴上壽。夫人見雙燭結花，作如意靈芝之狀，喜爲吉徵，顧而微笑。利生勿察，易紙燃點於鳳燭，花乃四散。夫人怒形於色，利生始退。楊公坦然謂兒女曰：若母本善飲，自歸吾家，以祖母惡酒，嗣又累於家務，屏除杯酒，迄今二十餘年，今汝輩長成，且抱孫矣，矧今日家慶，宜勸若母盡醉。言已，抱合璧置諸夫人之懷，曰：合璧合璧，後年此日，汝亦拱其小手，祝祖母千春矣。夫人聞之，始轉怒爲喜。瑤叔執爵進曰：賤子適居樽下，無以爲頌，晉一觴，願年伯父母如山之壽。老夫婦大喜曰：願汝亦然。二人一飲而盡。次及敏甫，夫人謂之曰：于先生勞苦極矣，已飭備饌花廳，汝二人宜往陪之。楊公笑曰：汝儕務使其爛醉，至斃之而倒始已，不然惟汝二人是問。言已，合座皆笑。二人亦一笑而退。壽期既屆，天氣晴和，宅中重門洞啟，門左右銜牌鯽比，傘扇諸執事，修飾一新。九時許，合璧摩頂壽堂中，燭篆輝煌，賀者雲集。丹初便衣整潔，周旋于賓客之間，蕭然若無事人。蓋斷役輩如接帖，值廳司茶侍宴，以及值園司衣，皆丹初先事指派。榜諭門房，各司厥職，秩序井然，勿亂。席設鴛鴦廳，廳分南北對向，嘉賓式燕，準對劇場樓上，則女賓座也。

第八回

環珮遙聞巾遺曲榭

笛歌迭奏劇演陽關

迨席散。已在下午三時。台上方演武劇。一時鎗刀駭目。鑼鼓喧天。丹初不耐煩噪。潛行而出。慶子隨之。瑤叔亦蹤于其後。二人互商避囂之處。不如曲榭爲佳。蓋是處沿岸栽梅。如鷄骨綠。萼馨口等種。不下數十枝。含花半綻。清香襲人。丹初倚榻少休。瑤叔則俯首臨流。徘徊自顧其影。忽聞慶子呼之曰。西洋婆來矣。避之。瑤叔迴身入室。丹初亦起。同窺于窗幃之隙。果見隔岸有婢僕一羣。簇擁六七婦女。徐行向西。中一少女。穿藍剪絨裙襖。冠翹翠羽。耳綴明璫。實則華女而洋裝者。貌不逾中人姿。丹初訝曰。今日女賓。僅趙范黃三家。此誰家姝。君識之否。曰不知。惟曩聞嶺哥言。黃有第三女。粧飾奇衷。西服旗袍咸備。彼邂逅之日。則作男子裝。詎卽斯人邪。言次。見西裝者之前。一鴨蛋臉。年當花信之女。顧謂較肥之女曰。二妹步履蹇澁。如此園亭。絕勿賞覽。矧無他客。乃低首作新嫁娘態。悶損煞人。三妹且前。吾與爾同行。厥聲頗揚。馥馥掩口而笑。洋裝者應聲曰。諾。革履蹣跚而前。且謂姊勿笑。二姊。吾儕隨處逗留。勞伯母久待矣。嶺珊之婦。屬曰。已遣陸嫗報吾姑。趁此演戲。客無至者。少事留連。否則催請者至矣。丹初低語曰。據其稱謂。三人皆黃道之女。不問可知。瑤叔指與西裝並行曰。此卽黃道長女。吾曾一面。彼家居無客不見。吾畏其健談。避之勿違。丹初且聽且窺。見靜嫺之右。一女。年約十五六。御豆沙色皮襖。元縐長袴。美雖亞于靜嫺。然靜嫺蛾眉時蹙。彼較俊朗。粧束簡雅。亦相彷彿。非若衆女之珠圍錦簇者。脫以二女喻花。則靜嫺梅。而此女水仙耳。丹初嘆曰。佳人獨立。未必無雙。一旦置身脂粉錦綺之中。勿爲穠艷所奪。斯乃真美。此語惟小姐

當之無愧。今此姝足稱伯仲矣。瑤叔狀若勿聞。及見衆渡板橋。急曰。彼等將來此。吾儕去之。丹初搖首曰。彼等先吾儕蒞此。今往觀劇。奚慮其來。君勿信。吾有証在。且指殿後一女曰。斯人雖過盛年。而風韻獨絕。察其骨氣。決非奴厮。撓扶兩女何耶。瑤叔笑曰。先生愛是人。吾當偵之。脫可致者。足供洗硯焚香之役。丹初勿答。繼見彼等折而南。冉冉入林樹中。遽拍瑤叔肩曰。何如。曰。証安在。丹初于山茶盃几後。出一雪紡之巾。上綉水草。掩映魚苗數尾。與瑤叔曰。此爲兩面綉。細密無痕。決非傭婢所用。購諸市肆者。是可知彼等先來。遺忘于此耳。瑤叔疑靜嫺所遺。遽置于袋。與丹初倚榻而談。謂吾盼日落。一觀先生歌舞。丹初笑曰。禮無勿答。吾亦欲君一試。曰。習之未熟。恐貽知音笑。言至此。慶子去復返。謂主人請于先生。二人匆匆遂返。楊公迎謂丹初曰。領班來請點戲。願自趙范二公外。咸謙委未肯下筆。不如煩丹翁開單。衆客稱善。丹初微笑曰。下走今夕。願獻薄技。爲夫人壽。以博嘉賓一粲。特是生疎已久。脫有誤者。願諸公顧而教之。此語一發。聞者滋喜。而主人尤樂。謂君肯登台。不若串水滸爲佳。雲巖大笑曰。宋江耶。客之會意者。閩和之曰。佳佳。于是丹初客串一事。內外咸知。莫不思先覩爲快。主人以崑劇宜聆音。令席散後開鑼。黃大小姐聞之。以居高臨下。夜間殊欠明晰。請於夫人。謂勿如設座西廊。夫人諾之。京戲未散。諸賓咸離座。隨意休息。黃道特邀趙公雲巖。及丹初。談於春星堂後。四顧無他人。遂謂雲巖曰。晚有四女。最小者貌既勿惡。又知書工組綉。爲繼配內子所生。與此間宋君。年相若。意欲附爲婚姻。特求老先生執柯。便時。煩與德翁

言之。吾知宋夫人雖在婚事。固德翁主之也。雲巖笑曰。此禁樹閣下鳥可近。黃道瞠目勿解。丹初述其故。黃頗失望。遂問文定乎。趙曰未也。黃似勿信。趙曰楊宋兩姓。僅關年誼。乃父歿時。雖託孤於仲芳。（楊公弟字）視爲寄子。此特婦女徇俗。初無服制。乃仲芳夫人歿。瑤叔居然持服。黃曰。此意或出夫人。曰要亦難言。特德翁愛弟過於愛子。而靜嫺又爲丁夫人所撫愛。殆以長子不祧。有女衍男宗之意乎。于君居此。必有所聞。丹初曰。然。婢僕咸知之。嘗背稱瑤叔爲嬌客。蓋居停愛女甚。又深知宋君情性。東床之選。自較外人稱意。二人固天生佳偶也。然敏甫亦佳子弟。黃嘆曰。吾亦云然。但此女擇壻。權操內子。彼獨屬意宋君。言未已。僕請赴宴。言遂中斷。時則華燈四照。盛宴重開。趙公於主人前。頗譽丹初才藝。主人嘆曰。丹初事親孝。臨財介。忠於任事。足以託妻寄子。今茲橐筆江湖。廁身於墨客騷人之列。可謂不幸之尤。若以才藝識丹初。失丹初矣。丹初隔座聞之。頓覺一縷酸楚。哽喉塞鼻。不能復坐。潛起入園。無何鉦鼓開臺。觀者畢集。循例演賜福慶壽。已卽云巖所點之卸甲封王。一時雪竹冰絲。和歌合拍。令人有燥釋矜平之樂。而座中人觀聽一變。亦覺較京劇爲佳。擷珊酒力漸醒。四顧不見瑤叔。詢敏甫。則曰。彼欲觀于先生扮演。已往後台。謂無事不須覓彼。言次。聞云巖謂諸客曰。曩在京師觀劇。每見帖且多肥淨少魁碩。唱作雖佳。未免憾事。諸君觀此角。音洪力足。亦儒雅。亦威嚴。殊合關壯繆身分。惟體格委瑣。人材倒置。雅樂殆將衰乎。楊公笑指台上曰。人材相稱者至矣。蓋訓子刀會之下。接演劉唐。丹初巾袍登場。觀者精神一振。良以識

曲者雖甚妙而水滸一傳婦孺咸知矧丹初道白清晰聽者易解及至刺惜一劇愈演愈肖衆人嘖嘖謂爲客串所僅見嘆觀止焉維時夜冷風嚴敏甫思添衣獨行殊覺寂寞而瑤叔仍不至又勿欲擾其觀聽以是悵悵登樓吸烟休息久之歸座但見衆目睽睽集注演台之上遂亦拭目鏡視之但見一巾生揚鞭而出數卒擁之作呼導聲蓋折柳陽關也此生美如冠玉英秀至無倫比一時觀者擊賞競贊其聲容之妙卽厭倦如黃道亦復撐其倦眼顧謂主人曰如此青年卽京劇吾亦罕見况崑戲耶主人曰待丹初來問之此人年未及冠固能求學可卜飛騰溷於此道不亦惜哉趙公等屬曰德翁言然脫爲境所迫吾儕資之可也時敏甫座近西廊簾中人語笑聲隱約可辨觀至茄鼓聲喧李霍留連泣別但聞兩女子嗚嗚絮語一人曰四小姐癡矣此戲耳烏可認真一人答曰吾家小姐亦然不見其拭淚耶敏甫至此不禁一笑而客座中嘩然曰人間能得幾回聞丹翁神乎技矣回顧則丹初已在楊公詰巾生姓名意欲一見衆亦傍加攛掇丹初微笑曰此人亦世家子纔學一二齣偶爾遊戲未肯現廬山真面楊公嘆曰神龍現首不現尾此子殆猶龍乎旣而曲終客散時鐘已指四時主人腹饑乃呼進粥瑤叔始頹然入座丹初指謂主人曰龍來矣言已大笑楊公勿解所謂敏甫忽悟笑指瑤叔曰無怪覓汝不得乃背人作此狡獪耶言已頹珊亦恍然曰是矣吾固疑之旣曰此于先生誑語耳彼人眉目較長體亦較高丹初笑曰此易辨靴底高而網巾扎額故也楊公訝曰串李十郎者卽穎兒耶吾乃勿信丹初長揖告罪謂咎不在宋君願主

人勿責也。楊公止之曰：此何碍？王公貝子，尚以清串爲榮，寧重賞勿惜。矧此三五少年，正東塗西抹時，偶爾登場，且非賣座，又奚責也？惟此事滋難，嘗見客串者，大都舉止生澁，有手足莫措之狀。君究於何時授之？吾乃未聞。顥珊驕言曰：阿父未知，彼二人夜間無事，裝神弄鬼者久矣。敏甫笑曰：顥哥聞見，究不若吾之切近。嘗聞穎弟夢隱，莫非曲詞道白，翌日語之，則堅賴勿承，寧不可笑耶？

第九回

咏折柳情見乎詞

賞梅花醉中得夢

楊升適上盃巾，慕憶曩事，不覺失聲而笑。主人問故，遂略述莫度狀，座中皆大噱。瑤叔始尙惴惴，深咎丹初冒昧，繼見情公勿責，心始帖然。丹初徐曰：宋君僅此一齣耳，然吾所授非一人，顧有專習經年，不能一試者。而宋君今夕，竟能敷衍終場，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楊公嘆曰：彼爲乃父吐氣耳。彼父在日，酷嗜音律，顧能填曲，而不能拍曲，引爲憾事。顥珊卒然曰：聞叔父固如是詎？言至此，楊公截之曰：孺子奚知者？若叔與宋叔，性情嗜好皆同，汝誤聽耳。言已，顧丹初談他事，顥珊不敢復語。翌日，丹初方收藏陳設，以一身兼顧園宅兩處，碌碌不遑。百忙中，忽聞主人呼，亟置所事出迎。楊公已至，持一箋，掩折兩端示之曰：君試猜此爲何人所作。丹初側立觀之，咏劇詩也。中有咏丹初一絕曰：

落拓江湖老畫師，身兼百藝幾人知。興來起舞呼蒼鶻，短簿髯參兩得之。

丹初嘆曰：盛譽不當，令人生愧。特吾短而無髯，譬之參軍，殊爲勿倫。楊公笑曰：吾以爲此作甚佳。君串宋

江非戴假鬢耶。丹初失笑曰。然吟哦數四。始觀其下。則爲折柳陽關。

一曲悲歌兩黯然。盈盈紅淚洒離筵。尋常一樣風前柳。譜入陽關便可憐。笳聲嗚咽角聲嚴。皎日盟猶帶淚絨。不信他年甘決絕。彌留一面仗黃衫。

刺虎云

虎頭一擲展雙蛾。銀燭光中按劍歌。三百年來稱養士。誰知報國有宮娥。

丹初讀已。贊嘆不置。謂書法秀媚。必爲閨閣所作。是必女公子詩耳。楊公正色曰。否。丹初曰。然則難猜矣。惟作者爲觀劇女賓。則不卜可知。楊公頷首。展箋之端尾。則下題靜漪黃藻。求是草。上書靜嫺賢姊政之。楊公笑曰。實相告。此蘭垣第四女作也。黃夫人爲崑山顧氏。素嫻詞翰。女之詩學。得於母教。吾聞內子言。此女才貌。爲四女之冠。丹初曰。黃公亦頗譽其才。言至此。擷珊與瑤叔亦至。圍桌而觀。楊公謂丹初曰。諸作頗有思致。惟勿解每劇一章。獨陽關乃繫兩絕。詎深愛此劇。不覺一唱三嘆耶。語已。目瑤叔微笑。丹初亦笑曰。第二絕不信兩字。尤爲痴絕。具見演者表情之妙矣。言次。楊升忽報有客。楊公父子遂出。瑤叔遲疑久之。忽問丹初曰。黃道何事。乃譽其女於先生。聞者尙有他人否。丹初直告之。瑤叔變色曰。先生知我。誠勿與年伯語此。言已。諄囑再三。丹初慰之曰。君何過慮。吾將行矣。烏肯曉舌。瑤叔愕然曰。先生將歸耶。丹初默然曰。小友勿悲。試思主人厚我。信託過於戚族。人非木石。奚忍言去。特吾事已竟。耻於坐食。義難

復留耳。瑤叔聞言，歛然而出。無何，聞傳呼送客。主人邀丹初於書室，卒然問曰：「近日有無家報，尊堂諒安？」丹初謹對曰：「老母託福。」楊公卽曰：「然則何萌去志？」頃聞穎兒言，不勝疑訝。詎以園工已竟，君在此，無事可爲耶？君誤矣。吾家雖寒，豈不能館一老友，矧吾精力日衰，倦於酬應，家居談讌，非君不歡。嘗與穎兒言，設吾他日不諱，亦當留君於此，綜理家事。今吾在，君忍遽去耶？抑細人不慊於君，激而出此歟？」丹初亟曰：「主人言重，安有此事？人生所重者知己，吾亦何忍決然！但求老母無恙，則此身終事主人矣。」楊公喜曰：「若然，方爲吾友。既而忽有所憶，曰：吾有一事，見君輒忘。弟媳撤席之時期，擇於明正某日，法事須悔公主座。聞彼開歲後，有雁蕩之游，不識能爲我少留否？」丹初起曰：「此奚不可？」彼雲游本無定日，公又爲彼寺護法，少留何碍？吾已久別，卽當詣彼，告以公語可也。」及出，遇瑤叔於廊，手野梅折枝一束，笑謂丹初曰：「何如？吾固知年伯之必留，問其花何自來？」曰：「根香草廬，且言且探囊中巾，拭指上莓苔，翩然入內。」丹初識之，巾卽水榭所拾者。及歸，復命楊公以園梅盛放，折簡延賓，爲消寒之會。時在寒假期中，趙公等子弟咸隨父兄蒞止，可謂少長咸集，極咏觴之樂事矣。乃瑤叔神情頓異，旣無興趣，而於飛觴射覆之際，故故舛誤，罰酒無算。杯至卽乾，大有白眼望天之概。穎珊喜曰：「豪哉瑤叔！若是方爲吾弟，欲取巨叵羅，與之角飲，諸公子復加慙慙。」丹初竊於背後，搖首止之。穎珊乃罷。然瑤叔已覺，低語丹初曰：「藉此醉死，寧不佳耶？」然瑤叔酒腸本窄，不及終席，頽臥座次。丹初與福生掖之登樓，酒復上湧，一時嘔吐狼藉，加以哭泣，一若不勝其悲者。

福生進巾。瑤叔暴怒曰：碎之！碎之！言已，齒嚙手撕，其態若狂。丹初乃奪巾，撫之令臥。已而熾炭於爐，屏息俟之。俄聞瑤叔嚙語，似馥馥相問答。既而吁曰：冤乎！吾固知物爲彼人者，胡爲語至此遽止？以後語雜，不可復辨。丹初乃烹茗自飲。瑤叔忽揚聲曰：勿信可！于先生，丹初驚起應之。幾覆茗碗於懷，揭帳視瑤叔，已面內而睡，鼾聲起矣。及歸座，阿壽忽至，揚兩手向火取煖，謂丹初曰：先生在此耶？夜膳已具，可以餐矣。丹初乃出，微問福曰：阿壽此來何事？曰：上房令小環傳吾視彼醉後睡否。此語殆指瑤叔。丹初頷首曰：是矣。既而默念前遇瑤叔，欣然如平日。僅隔兩日，又值賞梅盛宴，有何牢騷，悲憤若是？見巾而怒，又何爲者？此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隱痛，借酒以澆之耶？思深神倦，并扃戶而忘之。一枕瞢騰，晨光滿室，慶子方洒掃。瑤叔已入，謂乍夕大醉，重勞扶掖，于心滋歎，而得夢頗怪。維先生爲我解之。丹初叩其故曰：吾夢見丁氏伯母，令吾與靜妹升一巨樹，樹本兩枝，吾儕各據其一。自顧指臂槎枒，儼然樹枝。且開小黃花無數。靜妹一驚墮地，斗見一黑物出樹後，挾之而去。吾亟躍下救之，而兩足似繫，額間若被棒擊，昏然遂暈。不知閱幾時，迨痛定張目，則身在海航，仰見麗日如盤，湧現於碧浪之中。一轉瞬間，航已下碇，泊於巨島之下。一人招吾登岸，卽指一華屋，謂予曰：此中人待君已久。曷從予行？昏惘中疑爲靜妹遣來，亟往其後。至卽推門令入，且呼室中人曰：爾所訪者來矣。內有噉應聲，窗幃徐起，粉黛微呈。則一十六七麗姝，確非靜妹。吾乃回身疾出，足絆於檻而醒。思之心悸，先生以爲若何？丹初笑曰：無他，酒能傷腦，致現種種幻像，卽以習

俗言夢日爲吉。矧君破浪乘風，前程遠大可徵。又何憂焉？瑤叔蹙額曰：吾何足道，所慮者靜妹耳。試思自高下墮，且爲黑物所劫，詎爲佳兆？言次，敏甫適至，謂瑤叔曰：乍何所苦？驚啼乃爾，詎思乳耶？瑤叔強笑曰：孰聞吾哭？兄誠妄言。敏甫指謂丹初曰：彼目尙腫，今乃強辨若是，詎不可笑？丹初亦笑曰：宋君醉中夢魘，非酒悲也。三人互語間，顛珊隔窗呼敏甫，并語瑤叔謂阿母思往園中觀梅，吾儕無此雅興，令弟同行，弟其速往。言已，與敏甫同出。瑤叔遂去。及暮，叙餐。瑤叔言笑滋歡，丹初深爲勿解。以瑤叔溫和，未嘗歎喜歎悲如是。然而殘年向盡，歲事催人，又奚暇及此細故？迨至除夕懸像，獨一貂冠無鬚者，面幕碧紗，鑲以鏡片，張諸花廳。丹初出入必見，私忖既非壽容，何以幕面？偶詢顛珊，答以叔父遺容。因媼氏在日見之，輒哭。是以罩之，今亦未去也。

第十回

喜出望外壽壽回鄉

變生不測靜嫺哭母

無何節過元宵，丁夫人撤靈事畢，悔公杖錫欲行。楊公設素饌餞之。丹初送至郭外，比歸見馥馥與老媪寧家。陸媽從其後，狀頗匆促。馥馥且有淚容，心疑凌母疾亟，孰知一入中門，聞楊公縱談壽壽事，謂丹初曰：壽壽歸矣。老媪來迎馥馥，始知十壹年前壽爲匪人掠賣與南洋華僑鄭翁爲子。鄭巨富愛壽若己出，欲歸不果。今鄭翁已歿，壽乃歸國尋親。蓋此兒聰穎，其姓名地址固牢記勿忘。吾殊爲凌氏賀也。丹初恍然曰：是矣。吾儕出門時遇一黑色少年，袖出紙片，上載姓氏，謂父名翼雲，吾指其門徑而別。此人操京語。

頗生澁的爲遠客壽壽無疑矣。丹初語未已。利生卽謂楊公曰。奇哉。悔公之言驗矣。彼言馥馥雖孤露。然佳運將至。不出半月。必有意外之奇遇。吁。今彼言旣應。吾滋爲姪女憂也。楊公搖首曰。悔餘胡與汝言。旣言馥馥胡爲牽及吾女。利生指丹初曰。與彼言耳。兄勿信。可問之。丹初徐曰。語固有之。蓋在開懺之夕。悔公阻雪勿歸。留與同楊。偶談及此。吾素勿信星相。淡忘久矣。楊公詰其何語。曰。彼惜女公子。正值妙齡。乃有六年厄運。楊公訝曰。交於何年。曰。亥子之間。曰。近矣。特吾夫婦俱在。吾女何至失所。即使遇人不淑。吾當豐其匿資。亦何至于困頓。利生屬曰。彼言六年中。寸草與之俱盡。楊公瞪目視之。回顧丹初曰。信如彼言。吾亦有備。當如西人存款之例。六年後與之可也。不知尙有他語否。丹初曰。吾固勿信。彼亦不復言他。瑤叔以目示意。丹初乃退。瑤叔隨之。憂形于色。細叩悔公所語。丹初笑解之曰。老僧非仙人。詎能預知休咎。其言馥馥。蓋一時倖中。君何杞憂若是。翌日壽壽來。請見楊公夫婦。深謝顧復弱妹之恩。楊公具酒洗塵。談飲滋樂。而馥馥亦至。夫人等羣起道賀。馥馥默無一言。堅執靜嫻之手而泣。夫人詫曰。令兄滄海珠還。尊堂痼疾亦逾。貧而富。離而復合。歡喜勿暇。有何可哭者。馥馥哽咽曰。兄承義父商業。勿能久留於是。擬葬父後。移家南洋。不知與姊姊何年復叙。是以悲耳。靜嫻聞此。失聲而哭。籠鳥嚶嚶效之。夫人撫其額。髮復與愛女拭淚曰。然則尙有一二月相叙。試思擇地營葬。詎數日可畢乎。二女之涕始止。時則壽壽建議。謂吾華禮教嚴。閨閣深居。勿出府中。有此園亭。宜設秋千架。以宣氣血。異日設有遠行。亦無慮舟車顛

籤主人然其言。囑丹初擇地安架。莫若鴛鴦廳之後。杏花如火。碧草鋪毡。檀板紅繩。二女日事嬉戲。特靜嫻胆怯。終不若馥馥之高下自如。乃於園游之暇。請丹初授其絲竹。爲馥馥去後。自遣計也。一日。利生鄉人來。一宿而去。未幾。僕輩喧傳。利生家於某日夜間。掘得藏鏹。事聞於主人。問此語所自。云得自莫度。及問利生。則曰。掘地得數甕。中僅廢錢。兄勿信此嚮言。楊公信之。及乎清明節過。凌氏營葬已畢。壽壽移家南行。馥馥出金鷄心頸飾。中嵌巨鑽。贈靜嫻爲別。訂以每月一書。以通芳訊。瀕河送別。洒淚分襟。楊夫婦悵惘無似。靜嫻之惜別。更可知矣。流光如駛。已入孟夏。晴晝方長。丹初晨起。巡視園中花木。歸待瑤叔不至。默念今日日曜。彼何往耶。枯坐無聊。憶主人曾約圍棋。遂至書室。及進月式門。絕無聲息。恐主人午睡。輕其步履。潛於窗隙中覘之。惟見靜嫻瑤叔一枰相對。小環奉茗於傍。靜嫻拈子在手。沉思未下。而秋水澄澄。凝視瑤叔。瑤叔則一手支頤。伸右臂橫於案角。仰首待之。薰風拂簾。茶香滿室。閒人清趣。蔑以過矣。丹初躡足而出。幾與阿壽相撞。手中籠鳥。拍拍不止。楊公靴聲橐橐。已由長弄而入。瑤叔站立門次。靜嫻則揭簾迎父。楊公笑頷之。遂謂瑤叔曰。若兄等奚往。行將畢業。尙爾嬉游。言已。招丹初坐。笑曰。丹翁宜爲我賀。今日一席酒。乃遇兩蹇修。既有爲吾女作伐者。而蘭垣屬意穎兒。欲以四女匹之。此女才容俱備。宋夫人當無勿允。至爲吾女作合者。乃此間吳第。乃父現守南昌。新郎君留學日東。行將歸國。俟其至相之。倘合吾意。則向平之願了矣。斯時靜嫻已退。瑤叔亦出。丹初乘機進曰。頗收自在禁中。主人何尙他求。蓋

以僮僕皆在。故作隱語。滿意此語一發。主人必含笑許可。度其所以因循不發者。深恐姻事一提。彼此引嫌不便耳。孰知事出意外。主人默然不答。斗聞樓上巨聲。似墜重物於地。人語譁然。雜以哭聲。楊公急起登樓。見夫人暈絕於地。詢其故。知以合璧哇乳。夫人肝疾亦作。燥亟不待下人。升杙取藥於櫥。杙爲紫檀。鑲大理石者。滑而且重。夫人失足而跌。杙壓左足。傷其踝骨。痛極而暈。家人急扶於床。靜嫺痛哭呼母。夫人漸醒。止之曰。兒勿憂。吾痛止矣。言已伸肢。傷足適觸床欄。大痛復暈。亟延彤甫。已爲鄰邑聘去。遂請他醫。或曰。此非內症。宜延傷科施治。而黃氏復薦西醫。至於是中西並治。涼熱互投。延至七日。夫人忽發狂熱。遂至不治矣。其時天氣頗熱。病者移臥樓下。卽新廳之西室。入夜五鼓許。夫人熱勢頓退。神識稍清。侍疾者疲乏已極。稍稍退去。夫人作勢欲起。靜嫺適坐枕畔。止之勿可。瑤叔掖之。夫人忽喘。顧女曰。爾翁安在。楊公雖臥。而目不交睫。聞聲趨前。夫人執其手曰。吾疾已殆。非藥石所能挽救。與君別矣。年逾五秩。子亦生孫。死復奚憾。所慮者。君早衰。女未有家。語至此。楊公老淚縱橫。靜嫺放聲而哭。隨珊夫婦與僕人羣集。夫人蹙眉曰。兒勿爾。吾死之後。兒宜抑悲。以事爾父。斯爲孝矣。復謂楊公曰。擇壻宜擇賢。紈袴必誤。吾女。擷兒夫婦聽之。若父懶散。若妹婚事。若儕亦有責也。隨珊大哭。夫人亦悲。回顧瑤叔曰。年伯卽世父。努力讀書。毋負期望。又語楊公曰。勿忘吾言。濡忍非計。已而呻曰。于先生安往。先生忠實。宜留此。以伴衰翁。言至此。喘不能續。倒臥於枕。旣而環顧家人。淚分流於眼角。溘然逝矣。靜嫺遂仆。母懷而暈。一時哀聲。

動地。天色已明。衆人亟扶靜嫺於藤床之上。爲夫人易服。撤帳。停屍正寢。不暇兼顧靜嫺。而靜嫺已蘇。及見空簾無人。器具凌亂。瑤叔與婢對己而泣。乃執瑤叔之手。狂號曰。穎哥。母何往耶。號已復厥。瑤叔聞履聲。亟縮其腕。堅勿可解。回顧見丹初。因曰。先生何法以救之。言已伏視靜嫺。但覺啼眉斂恨。瘦靨凝霜。不覺熱淚如雨。滿浴其面。靜嫺斗蘇。釋手欲起。亟欲一見夫人。瑤叔攔之。丹初附耳曰。抑哀勿伸。恐釀他疾。不若聽之。及靜嫺出。只見一棺在堂。夫人冠帔儼然。磕目似睡。於是直撲其肩。至於淚乾氣咽。而逝者之目頓啓。楊公泣謂丹初曰。吾心碎。不忍復視。維君善勸之。丹初曰。諾。俟靜嫺哀聲稍止。乃婉曲譬解。謂小姐責任綦重。詎忘夫人遺命乎。小姐一哭。主人拊心呼痛。萬一致疾。何以自安。靜嫺泣不成聲。頷首而已。自是之後。靜嫺節哀事父。承顏過於往日。惟粒米不食。僅進燕窩少許。乃兄屢勸勿納。卽負氣去。又勿敢聞於老父。瑤叔知之。食亦銳減。一日。楊公有客。丹初入見。靜嫺白事。見其弱態。懔懔迎風。欲倒。談次。嘆曰。宋君積憂成癖。每飯數粒而食。試勿解其何意。小姐知之否耶。靜嫺愕然曰。勿知。語至此。陸嫗與一素衣女子名翠姐者至。傳王夫人言來侍小姐。丹初識之。蓋卽扶四小姐者。靜嫺略與數言。而心神勿屬。見丹初欲出。卽曰。于先生。丹初待之。則又無語。丹初遂退。覓瑤叔與之附耳。瑤叔忸怩曰。事近要挾。吾滋勿欲。丹初強之。而內使已至。翌日探之。靜嫺已稍稍進食矣。

第十一回

採菊談心翠姐解意

圍爐促膝楊公拒婚

轉瞬秋涼。爲夫人領帖。楊公落葉驚心。更無聊賴。獨約丹初。聽秋聲於書室。輒至午夜乃已。未幾丹初因事言欲赴上海一行。主人竟諾其請。利生疑之。直造丹初之室。行裝已具。顛珊等圍問奚事。且詢歸期。利生側視丹初而笑曰。丹翁之事。乃老人所遣者。汝輩奚事窮問。此一語適燭其隱。丹初不禁駭愕。蓋悔公所語。尙無緊要。脫茲事一泄。則小人冒利在在可慮矣。繼思夜深扃戶。主人與我筆談。彼雖善於竊聽。詎能聞見者。彼特餽我耳。於是束裝明發。越兩旬卽返。瑤叔已望之如歲。一日約丹初入園。謂欲登藏書樓晚眺。丹初意在山亭。瑤叔以周圍多高樹。無可縱目。比及登梯啓扉。覺有烟氣撲鼻。開窗四察。烟蒂狼藉於地。丹初深爲勿解。迨探書案抽屜。則雀牌之外。且有磁盆與碟。瑤叔詫問何物。丹初啓示之。中貯玲瓏色子。笑曰。此所謂愛博勿專矣。然主人惡博。孰敢呼盧於此。詎僕輩耶。瑤叔驀憶一事。卽曰。決非決非。然吾儕且談己事。此着徐徐偵察可也。丹初詰其故。瑤叔蹙眉曰。王氏重提舊議。將何術以解之。願先生有以教我。丹初率然曰。平心論之。四小姐亦足爲君偶。瑤叔蘊怒曰。吾意勿屬。雖美奚取。先生解人。奈何以此言強聒。丹初亟辯曰。吾蓄撮合之意久矣。特主人向無可否。若絕王氏深虞。兩失耳。瑤叔決然曰。事果勿偕。吾寧終繯。曰。然則當有以報命。但勿知女公子之意若何耳。瑤叔低首勿答。入夜餐已。潛以紙裹納丹初手中。及歸啓視。僅一紙條。搓團極縐。上書

巾爲四姊物。何入兄手。姊姊懷疑莫釋矣。

察其口吻。必爲馥馥。丹初恍然。於瑤叔縱酒之故。今賴於啓齒。用此堅丹初信耳。然已與蘭垣。初無友誼。又未便以瑤叔心事。白諸主人。躊躇終日。適遇翠姐於園。持小筠藍採菊。丹初私喜曰。得之矣。佯與攀談。漸及王氏家世。翠姐一二告之。并道四小姐之賢。丹初微笑曰。聞王公相攸。意在此間。宋君有之乎。曰。然。此出夫人及大小姐之意。曰。甚佳。甚佳。惜宋君志大性執。謂非業成。勿娶。設爲長者所迫。語至此。遽默。翠姐亟曰。將若何。先生直言勿隱。丹初嘆曰。此奚待問。強合詎能永好。此吾數見不鮮者。翠姐謝曰。微先生言。幾誤小姐。雖然。穎少爺之意。吾亦知之。得先生言。益信耳。言已。微笑欲行。丹初止之曰。婚姻何預人家事。吾乃曉曉。翠姐若詣王氏。誠勿言此。吾已深悔多事矣。翠姐領首。匆匆而去。丹初目送之。私念主人嘗言。此女開眉解意。搔背喻痒。非尋常婢僕可比。則其旣事靜嫺。豈勿知瑤叔心事。吾觀其忠於王氏。詎肯默而勿言者。於是且思且行。不期已至水閣。遂登樓。見瑤叔壓紙於案。上書一笛二字。墨痕猶濕。丹初笑曰。吾爲君謀滋苦。君乃暇豫若是耶。瑤叔瞠目勿解。丹初遂述與翠姐所談。至臨別數語。瑤叔亟曰。使之聞之。尙恐勿速。先生何爲阻彼。丹初大笑曰。童騃哉。此卽趣彼必告耳。瑤叔搖手曰。禁聲。利叔聞之。奈何。丹初低語曰。此事譬之作文。掃盡枝葉。吾將直入本題矣。言已。指案上紙。謂書法絕佳。將何所用。曰。此樓無額。吾屢擬不得佳者。因借先生笛韻。爲此樓生色。且註吾兩人鴻爪耳。丹初喏曰。君懷去志耶。曰。曩夢勿吉。心滋介介。語至此。聞梯次履聲。敏甫揭帘而入。謂馥馥來函。附一影片。披髮袒胸。臂項間。珠絡纍

纍吾幾勿識。穎弟曷往一觀。瑤叔從之。丹初亦下。乃瑤叔故遲步履。俟敏甫去遠。返語丹初曰。吾畢生運命繫於一言。先生姑徐徐勿亟。丹初曰。諾。自是之後。丹初雖有可言之機。卒未敢遽宣於口。矧時詎年假。勿遠。正三少年試驗期中。瑤叔磨礪以需。冀得名登首選。脫主人勿許。則願乖氣結。復烏能專精其業。於是因循延擱。直至夫人忌晨。是日延僧禮懺。復設噀咖。鼓鐘聒耳。梵語淒清。楊公惓懷舊事。觸目興悲。移臥廳西書室。天陰欲雪。入夜尤寒。乃與丹初圍爐清談小酌。丹初或述舊聞。或談狐鬼。以娛主人。楊公掀髯而笑。已而出。悔公來書中述雁蕩山水之奇妙。幾隔塵境。謂老衲果善丹青。則必繪圖以獻。供居士臥游云云。楊公長嘆曰。吾自悼亡。滋厭塵事。俟靜嫺有託。吾必披剝。從悔公游。惜君有母。未能竹杖芒鞋。爲吾禪侶耳。丹初以時機已至。勿言奚待。起視窗外。但見墻角梧桐。槎枒戴白。雪陣撲窗。有如飛絮。而側門嚴扃。無虞竊聽。乃徐徐歸座。謂主人曰。曩聞吳氏擬婚。公意若何。曰。未見其人。烏可遽許。曰。然則年世誼之間。當不乏王謝子弟。可以入選者。曰。難矣。英俊者近乎驕。溫謹者流於拘。未有與吾女相匹者。丹初卽曰。吾有一人。不知足當公意否。楊公喜曰。君之鑒衡不謬。必無不合。請言其人。丹初微笑曰。吾曩言頗牧自在禁中。蓋指宋君耳。宋君溫文爾雅。品學俱優。與女公子足稱佳偶。語未已。楊公神色驟變。噤而勿語。察其意。似胸中有無限之蘊。格格欲吐。又輕易不能出之於口者。久之。容色少定。移座與丹初促膝。曰。品第不謬。如穎兒者。足稱快婿。特與理殊恃。期期不可。今日方命。問心滋疚。然脾膈間物。碍難掬示。俟

諸異日。方知吾之苦心矣。語意甚決。丹初莫措一辭。唯唯而已。及歸寢室。尋譯主人所語。深滋疑怪。蓋楊宋二姓。初無血統之屬。於理奚悖者。豈瑤叔爲主人外室所生。畏夫人而託諸宋氏耶。然則獨子而失愛於母。的無疑義矣。雖然。此間鬧者。爲宋氏舊僕。深愛瑤叔。自襁褓中提抱。隨楊公南下。蓋未嘗一日或離。且宋主爲名孝廉。夫人亦保定開家。寧有此曖昧不明之事。思至此。心緒瞽亂。轉輾不能成夢。而一片熱腸。頓成冰冷。則又爲意料所不及者。晨起遇瑤叔。告以試驗已竟。可以休息。及察丹初之面。問何事沮喪。若此。丹初強笑曰。吾失睡耳。吾思書樓博具。在理宜告之主人。從嚴根究。否則大好園亭。將成賭窟。何以對主人矣。瑤叔附耳曰。不可。自先生赴申。敏哥屢邀雀戲。吾以勿習却之。此後彼歸寢極遲。懶哥當亦預聞。試思懶哥爲人。詎能閉門讀禮者。投鼠忌器。先生休矣。丹初嘆曰。涓涓勿塞。流爲江湖。特爲吾計。僅能緘口。然君狀亦憊。曷往河堤散步。瑤叔從之。二人相將出廳。聞喘聲出於假山之背。窺之。慶子也。俯首灣腰。拔一尺許之小樹。蓋山傍巨棗一枝。果實墜地而生者。慶子用力過巨。枝斷而人亦仰翻於地。其根卒不能起。二人相視大笑。猝聞翠姐呼曰。痴孩子。萌芽時不薙。今根深矣。去之不亦晚乎。此一語。直入丹初心坎。所謂言者無心。聞者足戒。丹初至此。深悔含茹非策。與瑤叔把臂而出。因聞翠姐言。黃氏姊妹將至。遂避於樓。丹初勿能復忍。直告瑤叔曰。事不偕矣。且爲奈何。言已。遂述主人所語。瑤叔容色頓變。以被蒙頭而臥。久之始起。淚痕滿面。語丹初曰。留此徒增切怛。吾將行矣。曰。奚往。曰。北上省親耳。丹初曰。河冰已

合詎能飛渡。主人言游留一節已得太夫人報可。少安勿燥。悻悻啓人疑竇矣。瑤叔廢然長嘆。自是之後。足跡不入中門。丹初以過留形跡。乘間白主人。宜延黃四小姐。與女公子爲伴。楊公喜曰。吾心煩。思不及此。靜漪能來。吾女不愁岑寂矣。

第十一回

鳳去台空淚痕遮望眼

圖窮匕見心事託和盤

一夕丹初將寢。瑤叔適至。返身鍵其戶。袖出一紙。捲示之。靜嫺小影也。側身倚榻。傳神於鏡屏之中。病態含嬌。秋波欲流。回憶聽笛時神情。維妙維肖。丹初不禁叫絕曰。神彩生動。有愈常格。非吾可及。誠青出於藍矣。瑤叔收畫嘆曰。從此天涯海角。携以自隨。畫裏真真。當無有攘奪而去者。丹初進曰。吾尤有說。此圖未可題作者姓氏。擬名靜憶。君意如何。瑤叔喜曰。此名綦妙。他時卽有見者。亦視爲尋常仕女耳。時則節序催人。又值新歲。三少年畢業揭曉。瑤叔名冠最優。東游之計已決。行期既屆。驪駒在門。拜辭楊公。楊公勉勵備至。已而謁夫人靈。并請靜嫺爲別。翠姐揭幃。靜嫺伶俜而出。凝立不語。有類玉琢之美人。蓋其傷心已極。無淚可揮矣。瑤叔勿忍仰視。一揖至地曰。靜妹別矣。行再相見。靜嫺櫻唇微顫。翠姐卽曰。小姐謂長途珍重。語未已。瑤叔揮涕而出。送者從至門外。擷珊瑚跨馬先行。謂將待於輪埠。敏甫繼之。楊公淒然執瑤叔之手曰。吾老矣。望汝過於額兒。早早書來慰我。語至此。淚溢目鏡。瑤叔忍淚敬諾。堅請留步。復與丹初一揖。匆匆乘輿而去。闇者亦含淚送之。嗟乎。修短有數。人事靡常。又孰知瑤叔歸來。楊公墓已宿草耶。

一日爲二月下浣。穎敏二人已入法校肄業。主人亦出。丹初閒居無俚。偶登瑤叔之樓。擲笛以寄遐想。一曲未終。翠姐侍靜嫺已至。丹初知其來意。佯起拂拭塵榻。延靜嫺小坐。已則轉入中室。蓋欄檻似曲尺。有廊通於兩室也。聞翠姐言曰。小姐視之。舟中人何似者。吾以爲酷類楊升。此卽彼家新婚。今下船何往者。咦。樓中姝拭涕。豈卽彼婦與。靜嫺默然。翠姐復曰。闌干風緊。小姐不如坐此。吾乃勿知。此樓乃名一笛。孰所書者。整秀乃爾。說已遽止。丹初心口相語。以翠姐所言。以冀慰解靜嫺者。不期觸其心緒。度靜嫺此際。不免愴然淚下。故翠姐不復更言。思次。猝聞人語曰。穎哥何不來。翠姐愼之。主人歸矣。言已。一鳥翔入。蓋山和尚也。翠姐啐曰。汝耶。吾幾嚇殺。言已。履聲細碎。自梯級而下。丹初携笛亦行。適遇郵使接瑤叔第二函。放洋後輪次所書者。起居慰問之下。卽述途中所見。中有

汽笛數聲。波濤四壁。或且嘖嘖稱羨。以爲乘長風破萬里浪。班生此行。無異登仙。孰知其失意而行哉。午後有以風琴和歌者。歌東坡詞。至「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別。此事古難全。」不自知其泣數行下。嗟乎。念家山。則地逾萬里。望美人。則天各一方。耿耿此心。知之者。其惟師乎。

丹初雜誦未已。楊公已返。遂納於袋。聞楊公言曰。今遇粵友。縱談時局。世變已亟。而內子窳窳未安。適范紳介紹一地。名黃沙崗。距此三十餘里。乃一小市集。山主黃姓。名阿盧。居酒肆之右。覓之卽得。卽欲煩君一行。吾勿信堪輿家言。但得高燥無蟻。得安體魄足矣。丹初曰。諾。晨起卽行。意一日必可往返。顧路既迂。

折輿夫又屢屢停頓。及見酒帘在望。則已斜日銜山。乃叩酒家。問黃姓所在。一當爐男子。腰繫鼻。補綴殆滿。卽拱手自承。惟言天色已晚。相地且俟明日。言已。導入其家。令婦治飯。已則於小廂中。掃榻設臥具。殷勤備至。特言母氏有疾。未免漫客耳。食已。導客入室。收具自去。丹初塊然獨處。聞隔屋呻吟聲。頓引思歸之念。家書不至。老母起居安否。孀妹之近狀。奚若。而居停多故。又未忍決然引退。思古人（去違知己住違親）之句。不啻爲我作矣。思至此。心血潮湧。百睡不能合眼。俄聞山風如虎。萬樹叟叟。一時烏鵲驚啼。雜以犬吠。風過處。一陣鼓樂之聲。自遠而近。脫爲山家婚娶。又何來蹄鐵之聲。於是推枕而起。啓外戶。覘之。祇見雙燈前導。騶從甚盛。擁一輿。狀類貴官。自南而北。已越門外數武矣。已而輿遽止。一長髯奴。回馬就丹初。謂主人請見。丹初惘惘隨之。輿中人揭簾曰。丹翁別矣。匆匆奉檄。不能須臾留。且語且舉手中書卷曰。異日此中事務煩留意。丹初詫曰。主人奚往。語未已。輿馬驟發。漸行漸高。歛然而滅。輿中人非他。蓋楊公也。丹初措愕萬狀。不覺自語曰。主人幅巾私第。口不言官。胡又作出山之雲。此遇豈非夢耶。語已。陡有一掌拍其背。回首視之。則曙色滿窗。此身依然臥布被中。蓋一夢也。沉思夢境。覺胸次怦跳。勿已。起視窗外。細雨如絲。山主已具餐以待。方擬食已。同出。而楊氏僕已至。謂主人病亟。請于先生速歸。丹初投箸而起。急問何疾。曰。痰喘言已。卽行。丹初亦不及相地。卽乘來輿而歸。但見重門洞啓。踉蹌直入。則主人已溘然長逝矣。丹初覺此老旣歿。則世界雖大。更無一人知己。不覺撫尸大慟。家人號泣。久之始已。遂執孝

予之手。詢主人病狀。潁珊拭淚曰。先生行後。有越客至。約作攝山之行。父以精力非佳。而又重違其意。訂以翌晨。故寢時較往日爲早。乃夜半疾發。呼靜妹索藥。願藥末已罄。新製者貯諸帳房。而利叔已寢。久之取至。父已痰塞於喉。服而無效。已而咯痰盈碗。繼之以血。返枕未安而歿矣。最奇者。臨睡時。與靜妹所語。似已預知不久。惟疾起倉卒。於家事一無遺囑耳。丹初聞之。嘆惋勿已。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主人含殮纔畢。忽得家中來電。于母病亟。促丹初速歸。丹初方寸大亂。遂辭潁珊欲行。潁珊相需雖殷。願亦勿能強留。惟言日已夕矣。且俟明日。母病一愈。先生即來而已。黃昏時。丹初方理行李。忽聞蕉葉門呀然。翠姐蹇帘而入。傳小姐命。以參朮貽于母。四顧無他人。復探懷出一函。謂丹初曰。此主人臨睡時。令小姐密致先生者。言已欲去。丹初止之曰。吾母之疾。不知奚若。此去恐難即返。然主人厚我。此間事。刻不去懷。此後倘有事故。願翠姐通書。翠姐撓越而言曰。吾塗鴉。寧勿貽先生笑耶。丹初嘆曰。吾豈欲讀佳文哉。即訛字俚語。自能領會。惟小姐澆澆。願翠姐善事之。語已。即草一地址與翠姐。翠姐去而復返曰。吾匆匆。乃忘一語。小姐言。函中事。獨彼知之。先生秘藏勿失。丹初領之。亟視封面。書丹翁密啓。可函主人。械啟之。則一摺一函。函書丹翁大鑒。存摺一扣。係亡弟婦留貽瑤叔者。今特託諸閣下。俟此子成婚後。交之。另附亡弟遺函一件。亦乞寶藏。爲異日還珠之據。圖窮匕見。方知曩日方命。實有不得已者在焉。楊潤頓首。丹初駭然。以此函不先不後。乃於臨命前。願託詎主人預知死期耶。復視仲芳之函。封緘更密。抽函視之。書曰。

順哉內子鑒。予有隱慝，獲罪於天。災及兩兒，予亦嬰此絕症。死期不遠，行將永訣。以曩所不言之隱，揭示於卿，備知咎非自取。後尙有人，則卿心少慰。予亦自茲瞑目矣。卿知宋家阿穎何人，實予子也。子玉患瘵無子，族人覬覦其產者不鮮。而按譜應繼：族姪狂蕩無文，乃父爲刑部書吏，性復刁狡。厲同城，其婦常往來其家，以子玉疾甚，貌爲關切，而出言無狀。索借者屢，子玉忍無可忍，乃出此李代桃僵之下策。卿知予深，烏肯屈從。且彼婦貞賢，亦豈同意。特子玉哀懇勿已，以死相要，不得已而從之。孰知一索得男，予亦從茲絕跡。至子玉彌留時，堅請一面託孤與予。始知此兒墮地之先，吏之婦留居守候。至臨褥始去。自是藉端踞擾，且謀不利於孺子。宋嫂遂移居外氏。初不料阿穎纔扶床，吾兩兒相繼殤折也。自誤誤卿，予悔晚矣。然珠還之願，無日忘之。徒以宋嫂有言，非彼死，決勿令阿穎知此事。在兩難，予心麻亂，此後事乞密與兄嫂商之。臨死嗚哀，尙祈深亮。

仲芳力疾書

第十三回

兩番書到孝子同情

三島萍逢閨娃侍疾

丹初閱已，追憶兩年來種種疑團，至此一齊打破。蓋瑤叔之就傅於此，宋夫人之見子戚戚，良非無故而遺容幕面。殆以貌類乃郎，易啓見者疑竇耳。於是藏之行篋，待曙卽行。回首一笛樓，籠罩於水烟曉霧之中。不勝叙散無常之感。悵惘久之，幸而輪車電發，曉夜兼程。及抵故里，母疾危而復安，矧愛子一歸，其收效自勝於藥石。惟衰年久病之後，轉側需人。丹初承歡侍疾之，勿暇。烏能復出耶。故喘息甫定，卽作三信。

致翠姐，兩函則分寄瑤叔、瓊珊，不逾一月，接翠姐復函曰：

丹初先生鑒。聞太夫人貴恙稍痊，吾小姐在哀毀之中，亦爲破涕。吉人天相，近日當占勿藥矣。此次喪事，小主人以需用支拙，詢及會計，據利生言：年來用度浩繁，有出無進，故此間除房租以外，莊款存寥寥無幾。小主人素不問家事，至此驚憂莫措，及索其賬簿觀之，利生負氣辭歸作富家翁矣。然人言藉藉，謂彼居鄉時，授徒課耕，僅薄田廿餘畝而已。來吾家，不及五載，既置腴田，復建新屋，今則牛豕盈其欄，居然素封，則乾沒主人之資，不問可知。老主人在日，闊大不疑，故逾五服之兄弟，視之無異手足，今乃以此報之，良堪髮指。或言彼於曩日，曾得藏鏹，其暴發或不因此，是耶非耶？吾來已晚，不得而知之矣。叩問。

侍安不盡縷縷

沈翠謹啓

丹初不勝憤懣，深咎瓊珊之無能，良以既查賬籍，不無間隙可尋，胡令其脫然自去？平日既漫不經心，臨事又張皇莫措，粗疏如瓊珊，利生固審之熟矣。來日大難，將何爲計？特利生果屬昧心，則天聽不遠，何難悖出，所勿可知者，遲早間耳。思至此，復取翠姐之函，反覆雜誦，覺其詞雖不文，而叙事層次，則頗明暢，深惜其貧薄，依人有不勝同是天涯淪落之感。且聞其嚮綉養親，喪葬盡禮，求諸丈夫，未可多覲，矧一貧女，宜靜嫻不以傭視，而以女伴處之也。丹初復書未發，適聞廣州之變，流光如駛，轉瞬入秋，翠姐之書又至。

略謂

小主人以此間日用不支。行將移家回籍。且爲小姐議婚於史姓。新郎君號鏡石。川督某之侄也。乃翁署上元時。與小主人往來有素。惟小姐意似不然。願亦無所可否。日惟焚香綉佛。資父母冥福而已。末言一經文定。婚期非遠。吾無家。又荷小姐優待。當伴之出閣云云。

不數日。得瓏珊來函。知楊公夫婦歸葬有期。靜嫻亦已納彩。遣散奴厮。扁鎖園亭。宅則留閣者居。有賃者租之。丹初既感人事之靡常。又值滄桑之屢變。蓋自武昌民黨發難。各省響應。且民國肇基未久。二次之革命又起。金陵爲南北必爭之地。兩遭劫火。不知楊氏園廬蹂躪奚若。遂日閱新聞紙。作爲常課矣。在丹初意中。頗欲冒險一行。顧母疾至此。真如日薄西山。懨懨垂盡。臨終時遺命。囑丹初服滿。卽行授室。以奉宗祀。擇偶但取其賢。卽凌夷而淪於奴者亦可。第有一事可疑。以乃郎作瑤叔信時。屢屢擱筆。有遲迴不決之狀。堅問何事。丹初遂舉楊宋之關係。靜瑤之相愛。一一告之。老人嘆曰。殆矣。主人與汝。可謂一誤再誤矣。須知宋夫人雖有是語。初不料兩小誤會。有爾許纏綿耳。然楊氏非無戚友。主人不託他人。以此重任畀汝者。以汝能決疑劃策。了彼未了之心事耳。如今宋夫人雖在。而宋生昧昧。尙在五里霧中。語至此。丹初屬曰。靜嫻聯姻。瑤叔當有所聞。曰否。事由阿兄。當爲宋生所諒。鍾情如宋生。脫守其終繆之誓。汝不特誤宋生。抑亦何以對主人乎。丹初涕泣受命。故在苦塊中。卽另紙謄仲芳遺書。寄瑤叔。并附一函。惟言

母氏疾終。靜嫺許字而已。蓋丹初此際鑒於世亂。亟爲母氏營葬。而祖塋距城又遠。奔走往來。迄無暇日。比及舉殯入土。補樹植阡之後。已在十一月中旬。屈指三月。瑤叔鴻雁杳然。乃無隻字之復。詎灰心絕望。懶於握筆耶。尤奇者。翠姐於靜嫺子歸後。僅來一書。不知何故。因是於早午晚之間。輒於窗中瞭望。乃郵使之來。類皆友人之函。心牽兩地。焦灼極矣。特念醫藥喪葬。積資耗其大半。坐食非計。依人難恃。不若重理故業。復圖自立之計。矧邑中以耳爲目者。以此矮子。曾爲江寧巨公所聘。嚮之毀者交口譽之。遠近聞風。索績者乃無虛日。丹初辨色而起。或達中宵。妹氏則洗硯調色。侍其傍。若弟子然。惟每當屬稿揮毫之際。覺凡客中風景。不期奔赴筆底。乃指一條幅謂妹曰。此可園中茅亭也。亭居山巔。爲園中最高處。吾嘗俯仰其間。但見遠山送青。曲水浮碧。芳草粘天。林薄彌望。每當斜日銜山。餘霞散綺。野鷺與之爭飛。烘染波光。山色涌赴几案間。令人輒發奇想。增益畫理。質言之。四時晴晦。景象萬變。而雪後尤佳。且一笛樓適踞河濱勝處。卽吾臥室深邃。未可方諸園景。然竹樹交翠。山石玲瓏。頗似雲林小品。至於其他亭館。則無處不堪入畫。吾亦不暇毛舉也。有時彈棋旣倦。從主人策杖林泉。尋僧山樹。收拾大塊文章。供吾揮洒。人生至樂。蔑以過矣。矧宋生天資過人。能闢空中奇境。當吾握管時。彼輒傍侍經營。或尺幅而重山疊嶂。密不留針。或丈疋而枯樹危崖。滌染烟雲。寥寥數筆。識者莫不稱許。謂不落前人窠臼也。丹初口講指劃。續續而談。妹亦聽而神往。旣忽聳然曰。兄聽之。此非擊籬門之聲耶。言已卽出。欣欣然以一簡與丹初曰。阿

兄日盼宋生。今復書來矣。丹初檢閱封面。來自日本。有黃緘等字。詫曰。吾無黃姓之友。留東斯何人哉。然函則確寄於吾。亟剖閱之。則書法黃庭。而腕力殊弱。似爲女子。

丹丈道席。茲啟者。瑤叔君。自重九後。得疾。頭痛寒戰。骨節間酸楚異常。繼又感熱。昏不知人。竟日譫語。延醫診治。據言。此症棘手。非可輕視。蓋其積勞之後。腦中受極大之感觸。復染時行寒熱。在法當死。

丹初閱至此。大驚手顫。落書於地。其妹駭然。以爲瑤叔之凶問也。亟拾之。續讀其下曰。

然吾必盡吾力治之。尤宜以良看護婦來。或可重生。特亦未可必也。念宋君。雖有學友。而調護湯藥。究非男子所能。萍等同居異邦。在昔復有一面之雅。看護一職。自分較便於日婦。義難坐視。何暇拘形跡之嫌。尤幸醫生之竭力。至二十日後。始得強離病榻。

丹初噓氣曰。幸哉。復就其妹氏手中閱之曰。

作尋丈之行。今已勿藥矣。惟聞於尊處。久缺箋復。恐勞遠注。肅此代陳。卽希鑒宥。黃蘋謹白。

下鈐紅泥小印。係明漪女士四字。丹初稱奇。勿置。妹氏笑曰。兄嘗謂黃四小姐能詩。號曰靜漪。今此女姓名。僅異一字。殆爲姊妹行。丹初恍然大悟曰。是矣。彼姊妹四。曰蘋。曰蕓。曰藻。此黃大姐姐也。胡爲乎亦客三島間。然則彼言蘋等。似非一人。或與妹輩同行歟。語未已。聞有呼于先生者。丹初適面明窗。見籬門已闢。一老納柱杖探首。似不敢遽入。然丹初亟出迎問。乃三年前方外故人。彼此喜出意外。蓋悔餘雲游無定。

久缺音書。此次由三竺回甯。便道入禾。姑一探丹初近狀。初不料相遇於是也。

第十四回

劫歷滄桑珠還無恙

誠開金石香可返魂

時已薄暮。丹初留悔公下榻。剪蔬供膳。互叙別後狀況。盛衰轉燭。已令人寄慨無窮。而悔公述及靜嫻。又有遇人不淑之恨。丹初訝問其故。悔公曰。吾離雁蕩後。遵海入甬。謁師叔於天童。遂掛搭焉。久之。有史紳者。前清顯宦。以墨敗歸。已而病歿。延寺僧唵經。吾亦在座上。供時。瞥視幃中。一少婦。麻衣似雪。其貌酷肖靜嫻。不勝疑異。嗣聞香工有姊。服役於史氏。有年。轉展探之。始得其實。蓋史有三子。咸爲嫡出。靜嫻所適者。季也。嫡病痴。權悉操於愛妾。妾姓屠。故娼也。有女侄小桃者。妖冶絕倫。已嫁而不安於室。常至姑處。遂與鏡石通焉。然大錯鑄成。鏡石完姻有日。及新婦歸。後來居上。小桃之妬恨深矣。於是姑侄朋比。交相讒搆。鏡石墮其術中。視新婦如贅。凡靜嫻珍飾。小桃予取予求。轉展入屠氏囊。以供揮霍。復監視其主僕舉動。書必檢查。語皆竊聽。閨房而犴狴矣。惟史戚孫姑太太者。頗愛靜嫻。語至此。丹初拍案怒曰。視閨苑瓊花。不若墻頭桃杏。俗子一何可恨。然夫人之言驗矣。幸主人生前有備。終不令愛女失所。此君預言之功也。悔公一怔。丹初續曰。爲今之計。吾當往告懶珊。迎其歸而養之。悔公曰。懶珊謀事滇南。丹初撓曰。吾母死矣。此身當報知己。主人僅此掌珠。救女卽所以報父。無論滇遠。卽赴湯蹈火。亦所勿辭也。丹熱誠忿初。湧卽起。檢理行篋。悔公止之勿可。遂閱報以消永夜。猝視論前一行。眎丹初。爲凌馥馥啟事四字。其下曰。

于丹初先生鑒。近有要事待商。見字請至上海卞德路四十九號門牌。甬江孫膺一叙。至盼。至盼。丹初稱奇勿置。謂吾日碌碌。久未閱報。惟馥小姐遠在南洋。何遽來滬。吾事亟置。諸可耳。悔公笑曰。君氣憤。乃忘道里。此去由粵入滇。申爲便道。於吾亦然。同行可也。丹初領之一宿。已卽託家事於妹。偕悔公就道。顧晚車抵滬。已在九時。天復雨雪。遂卸裝於逆旅。俄聞鄰室中。甲乙對談。操皖音。中雜土語。固丹初之所習聞者。且有利生。阿牛云云。尤爲觸耳。緝聽之。綜其前後所言。則利生家已一敗墮地矣。蓋利生歸。擁厚資。結怨鄉里。銜者雖衆。無隙可乘也。乃其佳兒阿牛。縱酒愛博。黠者多方誘惑。母又溺愛。屢爲庇護。顧阿牛博輒輸。而興益豪。於是竊穀帛。傾私囊。以償博負。既復盜及田契。賤售之。不及兩年。乃翁腹削他人者。轉爲他人。有一日。爲利生覺察。鞭而幽之。母又授資。縱之行。轉展至申。溷於娼寮中。樂而忘返。利生遣甲尋至。阿牛已金盡囊空。毒瘡遍體。而禍不單行。利生存莊之巨款。復倒向之。剝屑者既盡。而斧砍者復空。悔恨交集。投環而死。母復遣乙。令乃郎奔喪。何牛已瘡潰死矣。悔公嘆曰。此人鷹視而鳥喙。吾早識其無良。丹初則轉爲諧語曰。不然。彼之死法。殆欲其項直耳。一笑而寢。晨起。丹初食已。雇車卽詣孫膺。比至。只見穹門之外。一印捕蟲然而立。與金剛頗相彷彿。以丹初細細么麼。不覺睨之而笑。丹初勿顧。投刺逕入。閤者曰。主婦適往醫院。少頃卽歸。請至客座待之。於是歷階而升。入一西偏精室。丹初舉目四顧。覺凡幃屏。几榻。壁畫。爐鐘。以及零星雜具。莫不華麗新奇。爲楊氏之所未見。而壁間巨鏡中。一男子影像。年約三十許。

冠纓劍綬。颯爽英姿。尤爲目所罕觀。丹初忽忽不察。以爲此非壽壽。殆卽此間主人與。思次忽聞汽車隆隆聲。僕輩應接聲。已而一少婦笑語而入。曰。于先生來。吾乃失迎矣。丹初起迎。識爲馥馥。然莊妍華貴。已爲氣養所移。惟雙渦展笑。猶存舊日之真耳。坐既定。馥馥略詢近狀。卽曰。先生知姊姊事乎。丹初舉所聞者答之。馥曰。吾得繼姑書。知姊姊爲浪子妖姬凌踐。病憤已極。遣使迎姑。并接姊姊。丹初恍然曰。太夫人卽孫姑太太耶。曰。然。曰。然則鏡石若何。馥笑曰。處小人。吾自有法。彼得何敢復拘。曰。然則小姐在此。吾當一晤。伴傭翠姐在乎。曰。然。惟姊姊憂傷憔悴之餘。致患胃疾。吾乃送至醫院。翠姐伴之。醫生謂宜靜養。勿令多語。少緩見之可也。今所求於長者。姊姊意欲返江寧。據吾夫來函。謂故居曾被流彈。非大加修理。不可。丹初驚曰。可園若何。曰。園猶無恙。惟爲軍隊占居。吾夫已令遷讓矣。此園爲先生佈置。屋亦舊燕重巢。經營自易。如蒙俯允。則資已預籌。吾當函致夫壻。先生此去。東道有人。無虞掣肘也。丹初慨然曰。諾。願念軍興後。兵氣滋驕。其夫勢力胡巨。一言而帖。然竟讓。沉思間。馥馥已覺。笑指壁間影片曰。此吾夫照也。號英伯。曩爲駐法欽使館參贊。國變始歸。近在金陵。任督署參謀。先生可無疑慮矣。言已。鳴鈴。邀丹初於餐室。午膳。特肴豐而皆西式。丹初頗難下咽。馥馥頤指侍傭。咄嗟問。易以華饌。飲次。語及瑤叔。馥馥微嘆。深咎楊公失策。謂脫贅穎哥。姊姊何至失所。丹初以侍者滿前。不便實告。嘆曰。此所謂誰知連枝花。不結合歡實矣。馥駭曰。此曩日伯伯授予歌者。先生胡爲及此。丹初言聞於阿壽。并背遺書一過。馥馥如夢初覺。

嘆曰。然則穎哥宜聯姻矣。丹初極譽靜漪才貌。馥亦心儀其人。嗣述利生事。馥問丹初曾遇敏甫否。曰。未也。曰。聞彼充律師。復任某縣承審。境非不佳。特嗜博。而納二妾。狡兔三窟。近已賦閒。抑且無子。孽哉利生。殃及子侄。以理度之。楊氏厥後必昌。其在合璧乎。顧丹初亟欲赴寧。即日持馥書往謁英伯。鳩工庀材。克期修理園亭華屋。已復舊觀。時則靜嫺霍然勿藥。馥馥得信。即奉姑送靜嫺歸。已則擬賃他處。靜嫺勿可。遂同居焉。惟靜嫺幸脫樊籠。而身無長物。馥馥方謀善後之策。丹初已持一畫幅并小金盒一具。慎重致其前曰。賴主人呵護。全璧無恙。此小姐之福。馥小姐何慮焉。且言且出。則畫爲丁氏遺像。盒則的爍明珠也。詰其故。始知丁氏之歿。遺命分資於穎珊瑤叔二人外。靜嫺獨得萬金巨珠一顆。爲異日齋裝珠則丁氏環寶也。自夫人棄世後。楊公鑒於寸草俱盡一言。密與丹初設策。以遺容攝影。并此款存於海上銀行。言明以遺像爲取款之據。繼復貯像於銅匣。并珠一盒。藏諸卷書石中。丹初工於疊石。補綴無痕。不虞雨雪。此事滋秘。知者惟丹初一人。宜靜嫺感極涕零也。安居甫定。馥即致書穎珊。并告瑤叔。適於此際。小桃私僕偕遁。鏡石悔而自投。然屠妾尙存。靜嫺又寧肯復返者。無何。瑤叔卒業歸。及見靜嫺。悲喜交集。蓋其兄妹之愛。固有逾於往日者。一日。瑤叔稍暇。與丹初重登一笛樓。剪燈對榻。備述黃氏近狀。則次女已歸趙氏。長則不樂適人。靜漪之東游也。以乃翁妄意攀龍。許字某貴官爲繼室。靜漪不從。乃姊與母設策。携至東瀛。入女校肄業。蘭垣不得已。以三女嫁之。乃靜漪遇瑤叔未久。而瑤叔病發。其侍疾也。撫摩披拂。鹿

鹿永夜。視聽於無形無聲之中。至七日後。瑤叔以疹伏不發。僵死一日夜。及復甦。則靜漪焚香祈天。露跪竟夜矣。丹初嘆曰。此天緣君亦烏能自主。誠開金石。此所謂返生香也。靜嫺知之。力爲撮合。嗣得兩姓報可。瑤叔亦不復固拒。遂於中秋結婚。象管鵝笙。嘉樂再合。良宵花好。八月雙圓。丹初乃按玉笛。令新郎君重拍賞秋一曲。至古輪台曰。

峭寒天。鴛鴦瓦冷。玉壺冰。攔干露濕。人猶憑。貪看玉鏡。况萬里清明。皓彩有十分端正。三五良宵。此時獨勝。把清光多付與酒杯。領從教。酌。拚夜深。沉醉還醒。酒闌倚席。漏催銀箭。香消寶鼎。斗轉參橫。銀河耿耿。轉轡聲已斷金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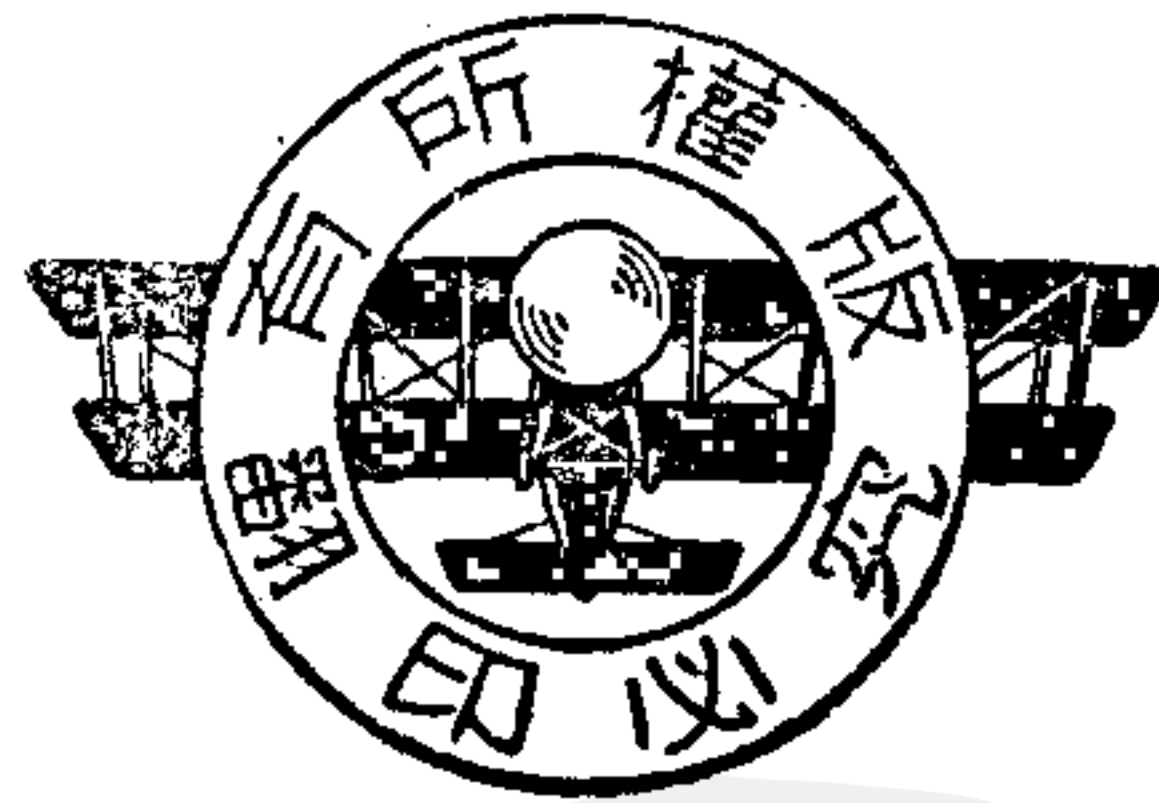
拍至此。丹初笑曰。漏催銀箭。新郎可以歸寢矣。乃以笛付瑤叔。自拍其尾聲曰。

閒評。月有圓缺。與陰晴。人世有離合。悲歡從來未定。深院闌干倚處。有清光相映也。有得意人兒。兩情暢咏也。

此事果無憑。但願人長永。小樓玩月共登臨。

瑤叔亦笑曰。兩情暢咏。而先生猶鯁。吾當踐宿諾。爲先生作合。丹初遂聘翠姐爲室。翠姐纖白而長。逾形丹初黑矮。然此一雙中年新夫婦。貌雖勿稱。而情好綦篤。竟得一子以終老云。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新一版



繡像言情小說 **返生香**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韻清女史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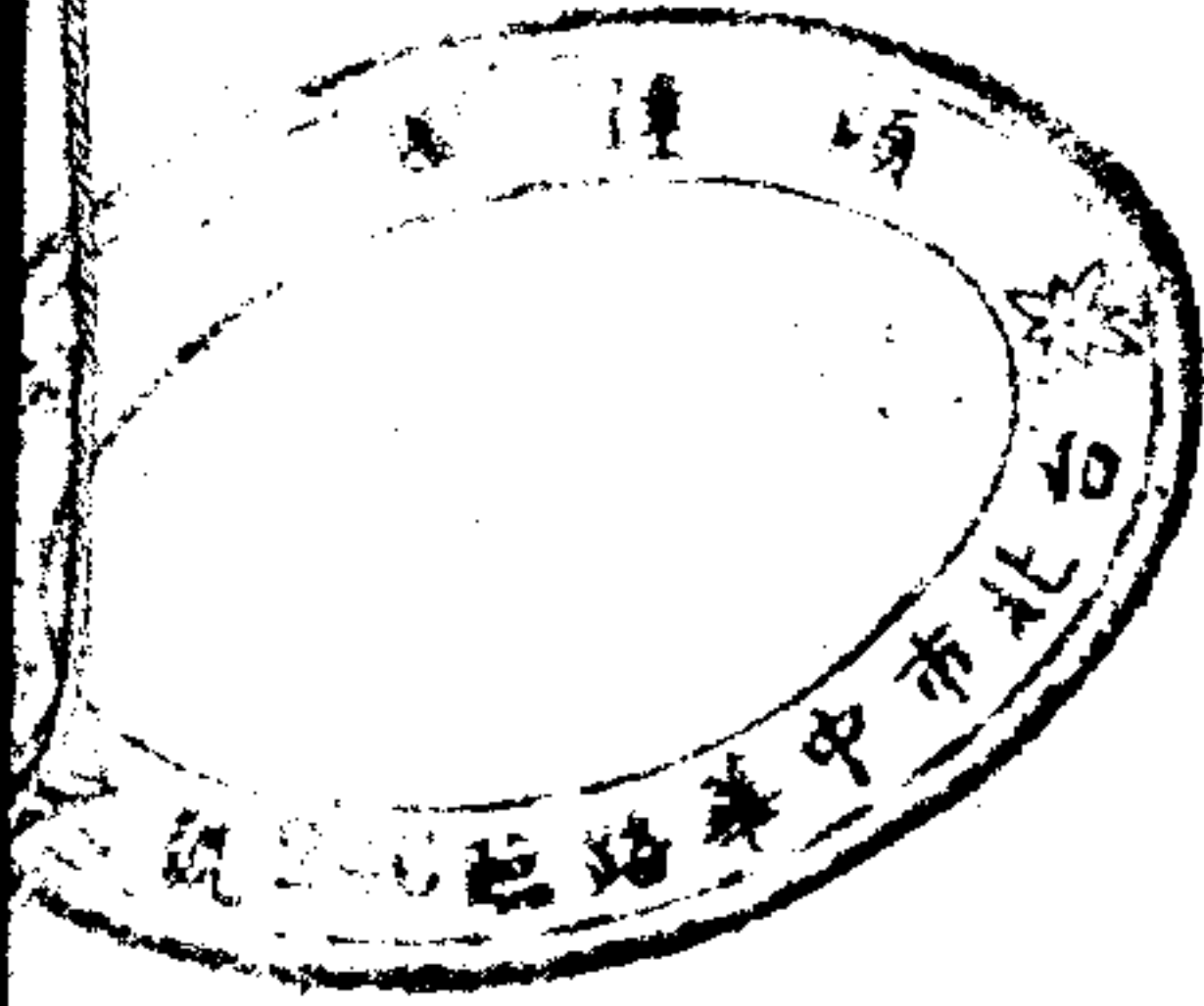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玖拾陸年九月拾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3121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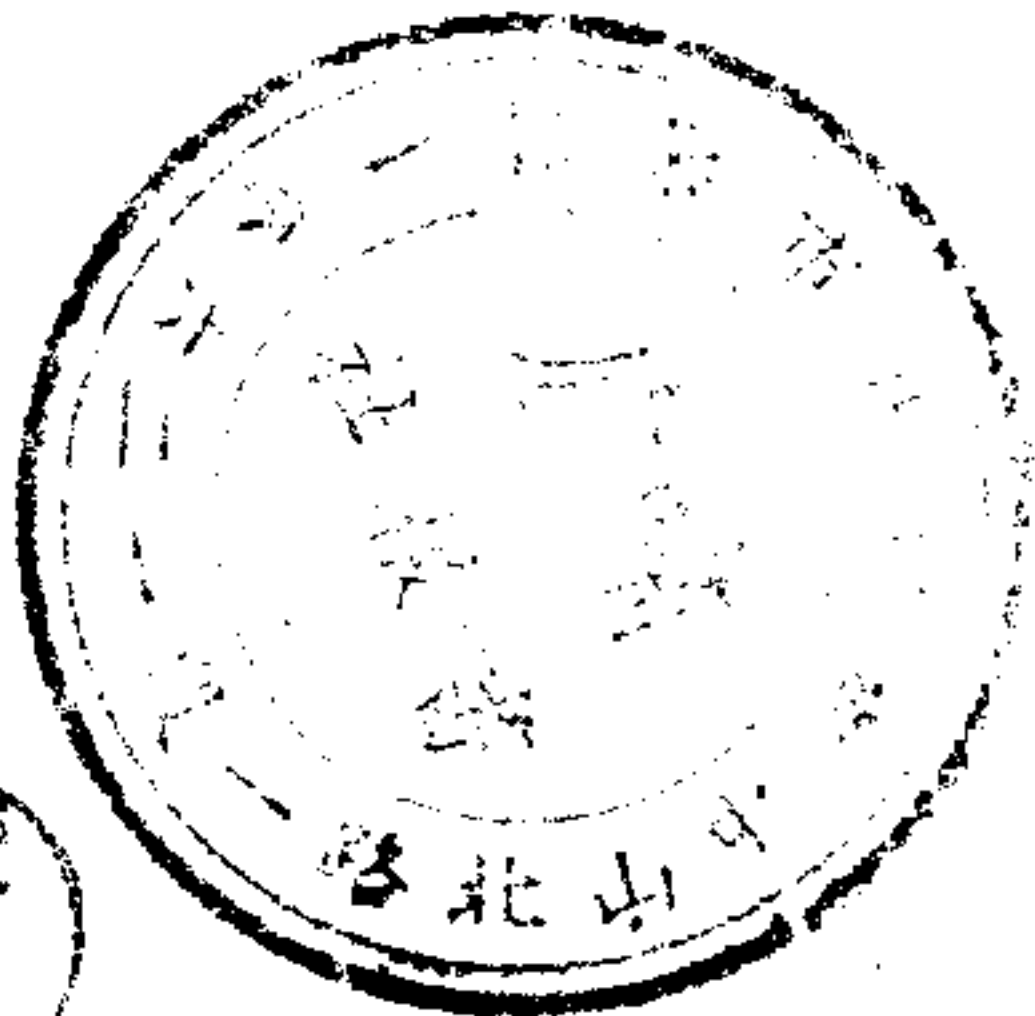
0957



封面繪意：送豆花嬌鳥喚哥兒

7.63
9:5

洋裝一冊



A

籍